四書代言

利

四書論題備覧

大學

◎大學教人之法

◎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曾氏之學獨得其宗

◎國家化民成俗之意

○古人爲學次第

◎天之所以與我

◎致知在即物窮理

○四者皆心之用

○禮樂射御書数之文

○當世之人無不學

◎程氏接孟氏之傳

○初學入德之門

○三綱領八條目

○五者目之大

◎吾心之全體大用

○容察此心之存否

○五者有當然之則

◎有天下者存此心而不失

◎足國在務本節用

○綱領指趣條目工夫

中庸

○中庸何為而作

◎危微精一

○上智不能無人心

◎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

○孟氏為能推明是書

◎君子因其所同

○三言得失語益加切

○推廣絜矩之意

○初學當務之急

◎聖神繼天立極

○蓋三言明一言

◎大聖行天下大事

◎堯舜以來相傳之意

○彌近理而大亂真

◎程夫子續千載不傳之緒

◎諸說之同異得失

◎孔門傳授心法

◎終身用之不能盡

◎道之大原出于天

◎天地萬物一体

◎存養省察之要

○君子知其在我

○中庸易而難

○中庸之成德

○子思之功於是為大

◎升高行遠之一助

◎一理合為一理

◎健順五常之德

◎君子遏人欲于將萌

○體立用行

◎聖神功化之極

○中兼中和之義

◎君子之强孰大于是

◎三達德入道之門

○活潑潑地

○責人之心責己

○太王肇基王迹

○四時之食各有其物

◎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考弓弩上下其食

○學者变化氣質

○誠者實此篇樞紐

◎形著動變之功

◎聖人天地同體

○愛己之心愛人

◎二氣之良能

◎天球河圖之屬

◎天地生物之心

◎修身為九經之本

○五者廢其一非學

○鹵莽滅裂

○人物之裁之性

◎執玉高卑

◎聖人天地同用

◎二者修德凝道之大

◎大德萬殊之本

○千變萬化由此出

◎聖人天道之極致

◎聖人之德極其盛

◎中庸之極功

◎下學爲己謹獨

論語上

○爲兒嬉戲

○封尼谿田晏嬰不可

◎聖賢所示入德之方

◎仁義禮智之德

◎唯聖人能知聖人

◎不顯篤恭之妙

○在物最爲微妙

○舉一篇之体要而約言之

○適周問禮

○一年四方則之

○齊人歸魯侵地

○誅少正卯

○書社地封子西不可

○論語成于有子曾子門人

○學者將以行之

◎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

○觀于子思孟子可見

○敎者以敬為主

○學文考聖賢之成法

○學之為道何以加此

○墮三都收其甲兵

○至河而反

○魯西狩獲麟

○讀了後只是此等人

◎論性以仁為孝弟之本

◎忠信為傳習之本

○堯舜之治亦不過此

○五者反復相因

◎四者人倫之大

◎人道惟在忠信

◎君子自修之道當如是
○子貢善觀聖人
◎秉彛好德之良心
○謹始慮終
◎學者察切己之實病
◎學者必務知要
○德禮出治之本
◎聖人使人不失其本心
○禮者爲其所得爲
◎顔子深潛純粹

◎聖人過化存神之効
○五者想見其形容
◎和者樂之所由生
○楊墨學仁義而差
○所守至簡御煩
○經曲可以一言蔽
◎孔子自言進德之序
○聲律身度
◎人子以父母之心爲心
○如陰陽晝夜相反

○察兩間審取舍之幾
○惟理可為者為之
○其應有不期然而然
○古今之通義
◎仁者天下之正理
○質乃禮之本
○是亦教誨之道
○子夏能繼其志
◎先王報本追遠之意
○誠為實禮為虛
○佛氏之言尤為近理
◎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
○天地之常經
◎孔子為政先正禮樂
◎禮樂待人而後行
◎聖人不輕絕人盡己之心
◎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成王賜魯重祭
○有其誠則有其神
◎三代之禮至周大備

◎爲敬莫大於此
◎聖人道大德宏
◎大器猶規矩準繩
◎堯舜湯武其揆一
◎君子審富貴安貧賤
○老佛得罪于聖人
◎萬殊之所以一本
◎下學上達之義
○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
○漆雕開已見大意

●古者射以觀德
●聖賢大學之道
●先自治而後治人
○諸子有卓越之才
●以親故受汚辱之名
◎聖人之心渾然一理
◎聖人教人各因其材
●君臣朋友以義合
●以己之私心窺聖人
◎古人見道分明

○勤勵不息自强
○子路能用其勇
◎經天緯地之文
○祀爰居
○正君討賊之義
○使齊納賂
◎孔子初心欲行道于天下
◎聖人觀人于一介
○竊比老彭之意
○顏子未免有意

○人有慾則無剛
○仲尼不對命駕而行
○作虛器
○僭王猾夏之事
○使晉求遭喪之禮以行
◎君子務窮理而貴果斷
○清者之量
○二者可恥甚于穿窬
○子路亞于浴沂
◎夫子如天地之化工

○羈靮
◎須要識得聖賢氣象
◎顔子克己之功
○中動而七情出
○二者聖人之用財
○顔子未達一間
◎知分可以樂道忘勢
◎尋仲尼顔子樂處
○冉求所以局于藝
◎為政以人才為先

○分明天地氣象
◎居敬則心中無物
◎學以至乎聖人之道
◎得五行之秀者為人
◎聖賢不繫于世類
◎内外賓主之辨
◎其字自有深意
◎程子引而不發
◎子夏文學有餘
◎持身以滅明為法

○取人以子游為法

◎學者損有餘補不足

○施為緩急之序可見

○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

◎孔子集羣聖之大成

○着此四字不得

◎孔子欲行周公之道

◎聖人誨人不倦之意

○顏子幾于聖人

◎夫子無所不謹

○孟之反可以為法

◎學者自強不息

◎仁者不私其身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四者日新之要

◎聖人自有中和之氣

◎學莫先于立志

◎聖人情性之正

○在天無可求之道

○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

◎聖人之心渾然天理
◎聖人深見易道無窮
◎全体至極純亦不已之妙
◎聖人體道無隱
◎聖人待物之洪
○祢若不知孟子之事
○一事之微衆善集
○聖與仁為虛器
○臣子迫切至情
○程子以為曾子之言

○須知所樂者何事
◎葉公不知孔子
◎聖人之道循天然
◎示人入德之門深切著明
◎盛德無所不可
○可以為萬世之法
◎躬行可以入聖
○公西華深知夫子之意
◎聖人陰陽合德
◎太王翦商之志

○以即夷齊叩馬之心
◎三者正身而不外求
○非幾于無我者不能
◎禮以恭敬辭遜為本
○古之成材也易
○驕吝勢常相因
◎善道好學之功
○有是德則有是病
○堯之德不可名
○天下歸文王六州

◎人道知所先後
◎修己為為政之本
○興起好善惡惡之心
○樂有五聲十二律
○朝四暮三之術
○吝者驕之本根
○關雎之亂以為風始
○姑待明日便不可
◎才者德之用
◎聖人道全德備

○四者相為終始
◎道之顕者謂之文
◎鳳圖文明之祥
○大段着力不得
○如行者赴家
○士待禮猶玉待賈
○周禮在魯
◎自漢以來儒者不識此義
○如萬物得時雨之潤
○匹夫之志在己

●四者有一與天地不相似
◉觀于孔子孟子可見
●聖人教人惟此二事
●顔子歸功于聖人
◎君子言動不可不謹
○衒玉求售
◎君子自強不息
◎有天德便可語王道
○五十不以善聞
○子路之志過人遠

◎易九卦終于巽以行權

○漢儒以反經合道為權

○此言極有涵蓄

○孔門諸子嗜學

○執主器執輕如不克

○孔氏遺書襍記曲禮

◎人惟萬物之靈

○顧不過歟

論語下

○四科十哲

◎權者聖人之大用

○自漢以下無人識權字

◎道不離日用之間

○不以賢知先人

○君子玉不去身

○朋友有通財之義

◎君子莊敬無所不在

○曾子傳道而不與

○館人之喪脫驂賻
○晝夜死生之道
○子路孔悝之難
◎聖人愛人無己
◎學以誠實為貴
○聖人不貴言也如是
◎民生于三事之如一
○古者學而後入政
◎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
○若達却便是這氣象

○幽明始終無二理
○一而二二而一
◎子路正大高明
○不徑不竇
○子貢少時事
○聖人一進之一退之
○二子不可奪之節
◎修身而後及於治人
○便是堯舜氣象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克己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樞機興戎出好

◎謹獨便是守之之法

◎乾道坤道

◎什一天下之中正

○陳氏厚施于國

○千乘之國不信其盟

○竊柄奪嫡

◎懲忿所以辨惑

○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四者身之用

○程子發明親切

○毋儼若思時

○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

○人道之大經

○景公悅而不繹

◎聖人以使民無訟為貴

◎學者須是務實

◎聖人之語因人變化

○勇者喜于有為

○一心可以興邦
◎為政皆當以此為先
◎窮經將以致用
○西京之教無聞
○太宗增廣生員
◎漸仁摩義禮樂可興
○興喪之源分于此
○此是徹上徹下語
○子貢之問每下
◎君子之心公而恕

◎孔子以正名為先
○樊須不能三隅反
◎立司牧寄以三事
○明帝臨雍拜老
○幾致刑措
○魏徵獻陵之對
○順理為直
◎達之篤恭而天下平
○子貢欲為皎皎之行
○四者質之近乎仁

◎聖人度其時可
○禹稷比孔子
○子產之政不專於寬
○管仲子產孰優
◎君子與人為善
○桓公彼善于此
○管仲有功無罪
○文者順理成章
○因是周室復興
◎學者用心得失之際

◎學者察于二者之間
○應對諸侯鮮有敗事
○伯氏服管仲之功
○成人不出此三者
○春秋誅意之法
○文公伐衛致楚
◎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
○三人足以保國
○仲尼先發後聞
○伯玉五十知非

○深知君子之心

◎君臣上下大小皆得其職

◎進學以知為先

◎如造化之簡易易知

○四者所遇不同

◎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

◎天下一家中國一人

◎氣和四靈畢至

○原壤老氏之流

○聖人處困而亨

○踐履篤實光輝

◎成德以仁為先

◎君子一於誠

◎學者須守下學上達之語

◎聖人視天下無不可為之時

◎聖人心同天地

◎恭敬則天地位萬物育

◎体信達順之道

○童子隅坐徐行

○顏曾諸子所學淺深

◎聖人德盛民化

○學要鞭辟近裏着己

○史魚尸諫

○伯玉合聖人之道

○歲月當以人為紀

○黃帝以來至周始備

◎虞夏君臣更相戒飭

◎君子無不反求諸己

◎學貴於知要

◎君子治其本

○猶荅干祿問達之意

◎明得盡却與天地同体

○孫林父寗殖之謀

○只是成就一箇是

○古者以木為車

◎立萬世常行之道

◎百王不易之大法

○三者義實相足

○聖人善善之速

◎德愈全則責愈備

○聖門學者存心省察

◎聖人處己爲人其心一

○季氏所欲爲必以告

○三者損益正相反

◎三畏修己之誠

◎君子惟學之爲貴

○顏子庶乎此

○所謂下愚有二

◎聖人無不可改過之人

◎聖人體道之大權

○聖人不侮鰥寡

○一言盡其曲折

○安生于上下之分定

○君子養其志氣

○人之氣質約有四等

○九思各專其一

○不與辨若不諭其意

○氣質之性非言其本

○君子守身之常法

◎生物之仁知人之智

○修身齊家之事

○禮樂無處無之

◎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

◎天理流行之實

○賢者之情無窮

○三人各得其本心

◎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

◎惟聖人不廢君臣之義

○聖人俄頃之助功化

○孔子衰世之志

○兩字含蓄多少義理

○盜賊亦有禮樂

○士之品有三

◎孔子之道如日星

○惟仁者能惡人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二者皆惑

○下聖人一等最高

○四者忠厚之至

○數君子一世之高士

○四者立身之大節

◎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君子只在謹獨

○分殊理一

○二字微有過于高遠

○捷于桴鼓影響

○三者皆人心之所欲

○著明二十篇大旨

◎告問政繼帝王之治

◎知三者則君子之道備

○猶耳目鼻口不能相通

○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洒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

○莊子用臣守政

○子貢晚年進德

◎厚責己薄責人之意

◎論語皆聖人微言

○刻印刓忍弗能予

◎夫子之為政可知

孟子上

○孟子長于詩書

◎孟軻述唐虞三代之德

○學焉皆得其性之所近

◎孟氏功不在禹下

◎孟子有大功于世

○英氣甚害事

◎人性上不可添一物

○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拔本塞源

○知易春秋莫如孟子

○孟氏醇乎醇

◎觀聖道必自孟子始

○二字其功甚多

◎學者全要識時

◎千變萬化說從心上來

◎堯舜所以為萬世法

○造端說始之深意

◎王道以得民心為本

◎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

◎春秋以尊周爲本

○二者得以兩全無害

◎王道不過推不忍之心

◎孔子爲邦之正道

◎人君懲小忿養大勇

○不止就事論事

◎聖賢所以盡其性

◎克己復禮之端

○此事間不容髮

◎王者天下之義主

◎四君皆不嗜殺

◎天地之性人爲貴

◎同樂無古今之異

○孟子救時之急務

○識天理人欲之分

◎天理人欲同行異情

○法似疏而實密

○君臣相遇自古爲難

◎民心悅則天意得

◎論道德必稱堯舜

○舍此儀秦之為

○子路範馳驅而不獲

○君子道明德立之時

◎孟子善養以復其初

◎集義養氣之節度

○如堂上辨堂下入曲直

○仁之所以及物

◎堯舜之道得孔子

○論王伯深切著明

○倉廩府庫所以為民

◎出處關時運盛衰

○管仲詭遇獲禽

○氣象各有所似

◎天人更不分別

○如持權衡以較輕重

○智之所以自明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

◎孟子擴前聖所未發

○冦戎為父子

◎聖人全体此心

◎人須是識其真心

○信猶五行之土

◎元者善之長

◎聖賢樂善之誠

◎君子辭受當于理

○周公不如舜之處象

○二子義不苟容

◎憂世樂天並行不悖

◎聖人可學而至

◎備腔子是惻隱之心

○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四

○土于四行無不在

○子路百世之師

◎上下交而德業成

○齊君臣足以興邦

◎天理人倫之至

◎君子憂則違之之情

○義在禮有時而變

◎七篇之中無非此理

◎學問之力不可誣

◎聖賢至公無我之心

◎孟子之學識其大

○相易乃所以相濟

○因明以攻其蔽

○孔孟當先為之

○武王順天休命

○堯舜後治亂非一

◎君臣父子之道不墜

◎人之所以為大

◎二者王政之本

○仁政必從此始

○命世亞聖之才

◎人物本于父母而無二

○古人寧道之不行

○君子不潔身以亂倫

○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作春秋以寓王法

◎聖人救世立法之意

孟子下

◎仁政治天下之法度
◎關雎麟趾之意
○自治益詳身無不正
○韓弘與疾討賊
○朝廷處置得宜
◎聖人聲入心通
○孟子受乎子思
◎養民致賢以圖天下
○所能為皆所當為

◎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
◎君臣當各任其責
○麥丘邑人祝齊桓
○承宗斂手削地
○修德行仁天命在我
◎思誠為修身之本
○亦與大學相表裏
○盡地力開阡陌
○孟子三見齊王不言事

◎輔相在乎格心
◎天下無不是底父母
○武侯言治世以大德
◎大人之所以爲大人
○人物之所以分在此
◎憂勤惕厲之意
○游夏不能贊一辭
◎孟子自任之重
◎前聖後聖其心一
○若權衡稱物低昂

○天下之道皆原于此
○王政之一事
○猶孔子對定公之意
○達者有本之謂
◎聖人終日乾乾之心
○黍離降爲國風
◎春秋百王之大法
◎善言天者驗于人
◎聖賢至公至仁之心
○昏夜乞哀驕人白日

聖人不失其本心

天理人情於是為至

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

愧恥若撻于市

聖賢出處之大節

天子建中和之極

漢儒一時傅會

孔孟易地皆然

與佛氏作用是性略相似

韓子性有三品

孟子真知舜之心

遭變不失天理之常

知前聖之心無如孔子

莊周知百里奚

終是任底意思在

孔子太和元氣

堯舜所以為人倫之至

守經行權各有其事

蘇氏胡氏之説

論性不論氣不備

論氣不論性不明
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
此語親切有味
心豈有出入
人君之心在所養
孟子開示切要之言
太倉稊米
義理事物輕重有大分
性分內萬理皆備
見幾明決用意忠厚

二之則不是
二說程子為密
實體察悅心猶悅口
夜氣於學者極有力
心如穀種
程子發明曲盡其指
日新而不已則熟
膠柱調瑟
聖人不欲顯君相之失
三事修身正家之要

治春秋先治五伯功罪

白圭樂觀時變

合虛與氣有性之名

二者相反實相成

王者如天

孟子造道之深

禮義生于富足

只主敬便是為善

中字最難識

聖賢微顯闡幽之意

功首罪魁

為政貴來天下之善

恥不能之心如何

內重外輕無往不善

王道之所以為大

人品略有四等

聖人之道大而有本

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

中之所貴者權

聖賢用心之所極

天下無難處之事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

君子於道識其全體

孟子必行文王之政

三者以仁賢為本

聖賢於異端甚怒

言有合於聖賢之指

董子所謂正此意

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意

曾皙倚門而歌

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

理一而分殊

莊周論斲輪之意

觀人於其所忽

道則責成于己

兩稅三限之法

古未有此語孟子發之

三者自然而然

君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其性

萬世不易之常道

神會心得
千載無真儒
孟子之後一人

聖人之道不行
以興起斯文為己任

孟子總論

七篇大義。皆從仁義數術。推著其本原也。孝弟。其功用也。知言養氣。其蘊藉也。尊王賤伯。與齊梁之君閱陳者。其事業也。闢楊墨惡鄉原。所以闢聖道。而承禹周孔子堯舜之統者也。故以為上下篇之終。

讀孟子者。宜知大意。檢看一章大意。便如常山蛇勢。首動尾應。逆來順往無不流貫。

孟子書多用比依。如人問月之狀何如。答曰。月之狀似月則滋盛也。卻喻之曰。月之狀。新則如鉤。半則如弓。滿則如鏡。斯了然矣。孟子開口多用此法。如言王道。先言五十步百步。言虐政。先言從刃。言四境。先言王臣。言用人。先言作室。言居州。先言齊語之類。此說法此體也。如問上則引詩書。好貨好色。則引公劉大王。籔藂則引馮婦之

孟子

史記列傳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字子輿鄒人也騶亦作鄒本邾國也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道既通趙氏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無義戰又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

類。此援引比体也。有一章而設法比數見者，如齊牛章秋毫百鈞，超海折枝，權度求魚，卻楚之喻是也。有一章而援引比數見者，如許行章先援行一身來比，種粟一節，次援堯舜之事來比，當堯之節，又援孔子之事來比。昔者孔子二節之喻是也。又好辯章若論正意，只聖王不作，吾為此懼二節，及正人心一節，已說盡了，然不見地步高強，擔當闊大，卻把禹周孔子從頭說來，方說承三聖，才見好辯功勞不得已也乎。設法比体，如法家之假如；援引比体，如法家之公案，只借他來助陣而已。學者看書須拿定正意為主，比意為客，不可預客而失主也。

用赧王三年燕人畔齊，距孔子一百六十七年。孔子夢奠時，伯魚已卒六年，子思雖

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湣王之十年丁未，齊人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當是之時，秦用商鞅，楚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

伋享年六十有二。去孔子五十餘年。孟子尚未生。非親受業明矣。乃通鑑載孟子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牧民者仁義耳。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想此後人撮合思孟一段授受耳。齊宣伐燕。孟子所見也。謂為齊湣者荀卿所聞也。史記又所傳聞者也。安得後世以傳聞之辭。而反以孟子為疑乎。朱子嘗謂孟子一書。決孟子自作。不是孟子如何寫得這等淋漓痛快。無論微言與旨。即對齊梁之君數章。排蕩徵醒。奕奕縱橫。使聽之者欲悲則悲。欲喜則喜。章丑莫能贊一辭也。七篇皆救世而作。又所遇皆腐君下士。棄多有為之言。其大旨只在閑人心之陷于功利。而亟提仁義以喚醒之。其使人識取仁義之最喫緊處則在性善

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

二字。今讀書者。試玩其一言一句。莫不自
性善發源。莫不是引人同歸于性善。真是
濯熱海之清涼。指迷津之覺路。非特障三
說之狂瀾而已。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韓愈論三子醇疵。先儒已識其非。其原道
說作。性有三品之論。未免離性以為情。而
合才以為性也。慕孟子之醇。而不能同其
醇。指荀揚之疵。而未能去其疵。則愈特因
書而見道。非得道而遺書也。
七篇之書。其出中庸者。非一。四端云者。則
未發之中。中節之和也。仁義礼智。性之大
本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情也。即所謂
達道也。其禹稷顏回同道。孔子仕止久速
云者。則君子而時中也。其鄉原乱德云者。
則小人無忌憚也。其子莫執中云者。則時
中之反也。其曾子 舍養勇云者。則南北。

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須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

君子十強也。其仁之实事親義之实從兄云者。則仁者人也。義者宜也。其堯舜性之湯武反之云者。則誠明之性。明誠之教也。其天下国家之本在身云者則為天下国家有九経也至于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段。悉本于中庸。淵源之自可見。古来道學皆有頭領如唐虞之執中禹之祗德。湯之聖敬。文之敬止。武之敬勝。周公之勤施。孔子之時習曾子之止至善子思之中庸已逗仁義之理。孟子則明明揭出。當戰国擾攘功利之時。地醜德齊時非不利勢非不便。兵革非不堅利。所少者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义以相接耳。故孟子以此二字為救時一粒金丹。六七国英王。鳳無仙骨。對面五山。皆功利之習中于膏肓一聞仁义之語如嚼蠟一般無味。反

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一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又曰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

以爲迂遠而濶於事情不知唐虞三代所以得天下者。無非仁義。其失天下。無非不仁不義。故仁義者。行之者王。假之者伯。無之而國危矣。七篇之中。千言萬語。無非發明此旨。至其言性善者。以性之本有仁義也。闢異端者。闢其害仁義也。其單言仁者。仁則榮之類是也。有單言義者。集義取義之類是也。而平旦夜氣擴充乍見之語。直截痛快深切著明。其有功於後學大矣。堯舜之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即此仁義也。仁義根於人性。何如其微。不仁義則計利。計利則不奪不饜。何如其危。孟子見梁惠王。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終曰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此其剖破危微之關。決於仁義上用事分之極明。斷之極確。正是擇之欲精。守之欲

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亂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爲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

○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可勝

一使堯舜之心傳々于孔子者不泯没于人欲横流之世也。可以明治統。可以明道統。七篇之中。無非此言。而彰明較著惟此為甚。故以此為全書之冠。

孟子胸襟極濶。眼界極高。當時侯王。皆從孟子口中乞勸語。孟子与他分庭抗礼。毫無沮色。至如梁襄王々之輩。不足以當其一盻。又如儀衍之氣欲震耀七國。孟子以妾婦二字作考語。當時之求富貴利達者。受無礼貌之萬鍾者。則用一壟斷之嗜考語。直令此輩羞死無地。蓋由其胸中浩然無欲。但氣欲薰灼之時。如蛆嗜糞。加犬嗜骨。故能放開兩眼。徐々徐來。為天下第一人。若稍染着。便入縱横之習氣矣。讀居天下之廣居節。及說大人一章。何等特達而根柢自浩然之氣來。

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顏子陋巷自樂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既無人安可不以道自

二帝二王及漢唐以後為治之道所以不
同者只是王伯之分耳孟子之書說天理
人欲王伯之辨字字明白肯救世而垂后
者也當世滔滔溺于利欲故孟子遇人便
道性善必稱堯舜見性之所以善堯舜之
所以為堯舜者只是个仁義而已矣但諸
君受病已深則隨病用藥如好臺池鳥獸
則藥之以靈臺靈沼好貨則藥之以公刘
好色則藥之以太王好勇則藥之以文武
好樂則藥之以鼓樂田獵無非欲救之于
仁义以復其性之善也惟滕世子尚未染
病過宋一見原性猶在故直以性善告之
使之調養其元脈而已及反楚之復見則
是畏入風邪故只以道一一語所謂頂門
一針也至于告子公都子之反復詳論雖
大桐梓麰麥蜀黍之喻開示切要使質美

往○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有英氣便
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
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
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
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且如冰與水精
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
無許多光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

者聞之。必求復其本然。而克其善。即質不美者聞之。亦知所儆醒。而不自陷于氣習之染。所謂發前聖之未發。教天下萬世無窮者。惟此二字。韓氏謂功不在禹下信矣。孟子本願學孔子。今按其大事。與孔子不合者有三。孔子出疆載贄。爲貧而仕。孟子不爲臣不見。爲卿不受祿。一不合也。孔子執輿問津。戲喪狗喪。陽貨歸豚之外。不聞受何人之饋。孟子後車數十。從者數百。七十五十。不擯宋薛。二不合也。孔子無日不尊周。大稱管仲之功。孟子日勉時君于王。五年七年。必爲政于天下。三不合也。此其故何也。是以君子。論其世也。孔子之時。諸侯皆天子所建。士雖異國。猶有君臣之分也。孔子如倡師臣賓臣之說。則是身爲僭妄。安能抑拜上之泰乎。孟子之時。各國多

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

卿大夫窮國者也。君臣之義未正。斯賓友之分可托。故欲見則見召則不見。卿之則可。祿之則不可。因以重其身而重其道。若以彼猶卿大夫云耳。而何不可藐之也。且諸侯以窮國為君。因以畏士下士。此時而敝車羸馬。則彼不以為士。而削迹伐檀之事之見矣。莫若就一時之虛名。而急實之。因以重士之声價。漸挽賤士之風。亦隨時權數。不得已之若心也。况戰國時。非春秋之周也。即管仲復生亦不能尊之。而七國者。田氏篡齊。三卿分晉。秦楚夷狄。肆虐亡甚。故此時能行仁政。非與周為代也。與六國為代也。非深識時務。不能見至此也。雖孔子而在。亦是如此。跡異而心則同。孟子自言之矣。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又曰。禹[illegible][illegible]回同道。觀此。則可以悟孔孟之一矣。

善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敎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序畢

四書代言孟子卷

西安　方應祥　孟旋父　纂
湘潭　周逢泰　爾昌父　校
錢塘　江夔璣　玄液父　閱

通章重仁義二字。不當把與利字平對。王曰二節。反覆言利之害。的確指仁之利。見人主斷斷當務仁義。而不可萌利心也。若論道理。固是當言仁義。不當言利。然當時功利之習蔽錮已深。只以空空仁義之理與他論。便如竽門鼓瑟。其誰信之。故把禍福警動他。言欲利者。本以求利。而反得簒奪之害。言仁義未嘗求利。而實有尊親之利。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論理欲。固不當言利。即論利害。尤不當言利。此如釋氏遇上根利器。則講參悟。遇下根鈍質。則講因果。乃援引之最妙執轡也。興

孟子卷之一

梁惠王章句上

朱熹集註

孟子見梁惠王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至梁

王曰叟蘇后切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王所謂利蓋富國强兵之類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此二句乃一章之大指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孔子學也祿在其中語意亦相似他如好貨好色之類皆是善引君處學者須知諸侯不有天子大夫士庶不有諸侯俱緣此心不有仁義耳孟子曰亦有仁義而已矣謂人心所固有亦人心所同有性中只有仁義原無所謂利利者習也仁義性也人性本善誰無忠孝之思特因上之趨利於是習以效尤弒奪相尋父子君臣決不能保是利國乃危國之胎也若反習而歸性則仁人必是孝子義士必是忠臣曰遺曰後惟臣子懷利之心方有之仁義則未有此也二者也字正應大夫士庶句見盡國之人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惟王有君親之分當為忠孝之倡誠以仁義率之以掬尊尊親親之的可也故又煞言之曰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而已矣者

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文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弒有弒奪之禍乘車數也弒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不弒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義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

謂仁義二字外。再無第一義也。王曰。亦將有以利吾國。究所以利國處。必朘削于大夫士庶人。君欲獨專其千萬。致臣下反不安其百千。攘奪不已。國隨以亡。萬乘六句。正指當時已然事。以証國危。見好利之勢。必至于此。乃現前覆轍可鑒者也。萬取五句。又因上意而咏嘆之。見遺親後君。莫此為甚。只緣不識仁義二字。若君臣各安其分。上下均和。便是好義而非好利。不遺不後。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萬取二句。只是君十卿祿之意。未有二句。只是論其理。而勢之所行意在言外。

必急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自親戴於己也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語。徵。嚴。謹。）

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義故孟子言仁義而

孟子引君極有操縱之法上章君以為可則直以為不可此章君疑其不可則又以為無不可一廢埋欲之防一割公私之藩也指出一偕字正賢者所以能樂處指出一獨字正不賢者所以雖有此不樂處一偕肯綮在此二字然重在賢者上靈臺之義按說苑積愛為仁積仁為靈靈臺之所以名者以其積仁也想周民以此謂文王之臺沼不惟忘己之勞并不知己之何從而謂也此实民心之灵謂之也君偕之則以順應之固灵君不偕之則以逆應之亦灵由文王之偕有以觸其心之灵故民心之灵共以積仁之灵歸之也不日漢註云不與期日與下勿亟相應良是若云不終日恐無此理且當在勿亟子來之後不當在勿亟子來之前

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奇語）此一章之大指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

偕樂樂樂要想當日情景。由其平日行仁政。故有偕樂之象。試觀岐下桑麻。與囿中草木共一數榮。民間雞豚。與囿中鶴鹿共一繁庶。此其偕相慶洽。此無有餘彼無不足。偕樂處即是能樂處也。獨樂不必說覆亡之禍。只是獨樂不恤其民。民之情怨恨。君心自不能晏然快意也。

上節曰古人。明是遐想古昔休風。見今之不可得也。下節曰雖有二句。分明自桀說起。而致慨于今時也。言外意煞有味。

貫㨗說。孟子每引杜詩為証。文王為臺沼。而民樂其麋鹿魚鼈。正是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桀紂瑤臺鹿苑。正是君看牆頭桃李花。尽是行人眼中血。由人情所感之不同耳。

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營謀為也攻治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麀牝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牣滿也孟子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

○通章論治世者。以大德。不以小惠。因利養民。王道因其自然。移民移粟。伯者驩虞亦所不為。必能發倉賑濟。令民見德也。特平時樽節愛養之政。假仁假義。與王者太公無我。自是不同惠王連伯術也不知。乃自以為盡心。不知救荒之策。全在平時。三年九年之備。所謂治其本也。臨時又發倉廩以賑貧。所謂治其標也。若移民移粟。其轉死者。有不可勝計。則標本之俱失。孟子狗彘二句。真標本之良劑。惜惠王不悟也。惠王病根。正在盡心二字。王眷多少設施措置。今全無施為。只是一個盡心。正是有其心。無其法。分明是罪歲之心。罪歲者。不知罪己故耳。能罪己則可以行王道。

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塡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

鼓字。謂鼓其進也。兩軍之進。皆用之。勝負尚未決。孫子所謂於是復鼓是也。

王道之始。不可與王道之成對二節俱是王道。但其始必先爲民之養生喪死計。則其規模已具。又教之以樹畜作之以禮義。則政成俗美。王化大備矣。自是一套事但敘致如此耳。

王道經制。法度多端然必先收拾民心。使其生死有資。然後徐爲之畫。紀綱法度。施行有地。故曰王道之始。

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

塡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直猶但也言此以譬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

重養不重教重穀不重木貴因民不貴強民貴平時得其心不貴救荒賑其乏而兼言教者則以見王道所為全耳

學術之邪正人心風化所關謹者一出于天命人心之正而一切異端不使些須夾雜其間也就教之中又有孝弟申明之孝弟乃孟子仁義大頭腦能于此處得力則仁義亦然性善之本体呈露矣中者重明也不但反覆叮嚀而已

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不滿尺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此皆為治之初法制未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事也然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得民心爲本故以此爲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

按公田廬舍之說。起于班固。而諸儒遂以在野在邑。各分二畝半。以合孟子之說。然公田若去二十畝。只存八十畝。則非先王正經界之意。而以邑居農民。深為不便。蓋死徙無出鄉同井者所安也。冬則入邑。春則出野。近郊之民。亦且不樂。况遠鄉之人乎。孟子言五畝之宅。未嘗言廬舍也。詩言廬舍。不過田中小茅舍為息勞守畝之所。非二畝半之公田也。五畝之宅。必是平原可居之處。亦便于農功。或八家。或倍八家。各隨便合之為邑。故有十室之邑。百室之邑。千室之邑。非都邑之謂也。農邑與國邑不同。國中之廛。為士旅寄居之所。商賈貿遷之區而已。農人入居。則徙業無常。故曰。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此之謂也。

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上四句活潑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田中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五十始衰非帛不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也時謂孕字之時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也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受田之家矣庠序皆學名也申重也丁寧反覆之意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民衣食不足則不暇治禮義而飽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

救荒無奇策。然發倉以賑。尚救得十之三。盡心之君。平時求樽節愛養之方。極裁成輔相之道。使衣食充足。凶荒有備。禮義興而天下向往。便是王道。此之不能。而臨期支吾。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平日視民已輕于物。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今日視倉廩尚重于民。人死而乃罪歲。謂之盡心可乎哉。王無罪歲。則必罪己。而行王道。斯天下之民至焉。豈但與鄰國較多寡已也。

天地間治民。只有興利除害二事。弊政不去。仁政何由而行。是興利莫先于除害也。故孟子特舉狗彘以例其餘。以為行仁政之本也。

教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道路矣衣帛食肉但言七十舉重以見輕也少壯之人雖不得衣帛食肉然亦不至於饑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是王道之成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波瀾〕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貸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至於民饑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務特民間之粟而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

○人主不能行王道由于真心不動真心不動故不知政之殺人甚于梃刃上章已有刺人而殺之譬此章因其承教緊承上意一一翻出病根而以為民父母四字感動之又恐其未必省復以無後二字警惕之人思及此而八珍在前八駿在御亦將停匕而不忍食竭弓而不忍乘者動得此不忍之心方可與言王道

孟子直是根下章不嗜殺人之意來說見惠王嗜吃肥肉嗜乘肥馬皆是嗜殺人處作俑無後之語暗刺着東敗之事可見殺百姓乃所以殺子孫也語極激切一步緊

也是知刃之殺人而不知操刃者之殺人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修其政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而已程子曰孔子之時周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知有周而生民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矣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未改耳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

一步。正從要字之机。因之進瞑眩之藥。而後去其病根。真善起沉痾手段。亦是性善宗旨。

只將四句相形。不言厚斂。而厚斂在其中。庖與廐如此。；從何來。民與野如彼。；從何致。為人父母。而縱狗馬食其子。心則何忍。不免惡在字。相照應。

象人而用便傷心体。不必說到殺人殉葬之漸。此意甚輕。只是形起使民飢而死句。民飢而死。未必皆君之本心。然却是從充庖廐之心所致。故直追其根原。而動其不忍之心也。

食人也。厚斂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饑以死則無異於驅獸以食人矣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俑從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目機發而太似人矣故孔子惡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猶惡之況實使民饑而死乎○李氏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人之心然狥一己之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

○惠王急于報怨不暇傾民之疲孟子教以不可性急姑且休養生息省刑薄歛俟其力全而後用之以我整暇攻彼疲敝有不戰戰必勝矣句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卒以沼吳王用此法此是報怨之長策非是要他救民不報怨也孟子於戰國之君皆東其所欲而引導之不似宋儒之迂濶也民之所以能為國家出力者全憑一點孝弟忠信之心而所以使之修者全在暇日暇者化國之日舒以長也而所以使其優游暇豫得以力田而脩孝弟忠信則全在省刑薄歛裕民之生方能與起其真心而收其親上死長之用也

暇日在民若自遂其君之利賦所寬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孝為民父母告之夫父母之於子為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忘於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魏三晉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於秦又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比猶為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

弟忠信民所素有。修者講明服習其理無事之時。事己之父兄。悉本此忠信之心。行孝弟之道。若一遇有事。百姓自知當為君上出力。即以此孝弟忠信。來事長上。而親上死長。莫不勇敢爭先。兵甲雖堅。制梃可撻撻之以此可使之心也。試觀鄒與魯鬨章。疾視長上句。則知此長上即指君國言。非指民間也。特舉壯者二字。正以為國出力在此壯丁。而老弱之要懷可類推也。

二彼字極妙。正以彼此原無定位。此而不能施仁政是亦彼矣。彼若能施仁政何彼之非此。王往征而無敵。則戰勝不必言。而所謂可使制梃撻者。於此驗矣。

疑最害事。人之所以不聖賢。治之所以不唐虞者。俱是疑作梗耳。若能自信而不疑。則何事不可為。故曰信為諸功德之母。

下之民歸之矣

上說◎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易治也。耨耘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暇日以修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反於效死也。

二彼字可思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謂敵國也。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陷陷於阱。溺溺於水。

讀此數章見孟子真能令生人死〻人活也梁王初見不勝欣喜因信口吐出一判若此來孟子劈頭便搶白一場曰虐曰殺畧所忌諱惠王不覺心懶沼上之見便覺冷後雖聽賢者能樂之言未能反到不賢上去盡心之論猶有誇色及聞王道大經濟大學問方不得不頋安承教可見從前非頋安承教也孟子將他病痛直說一番他却丼以承受把羞恥心事來商量故又數以着刑薄斂云云非所稱生人可死〻人可活手段乎

○孔子刪書以秦誓殿之已知周之後為秦孟子當七國之時而曰定于一已知封建之必變為郡縣但秦非不嗜殺人之君故雖能一而不能定耳

殺人而曰嗜天下豈有嗜殺人之理此立

暴虐之意征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寶若親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繫歸於我則誰與我爲敵哉**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仁者無敵蓋古語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也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言其無威儀也容貌辭氣乃德之符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後定也**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

言之奇。今人心動也。民飢獨飽，民寒獨煖，一切好惡與民相反，孜孜汲汲為之，非嗜殺之而何。畢竟虐政皆殺也，虐害皆嗜也。其所以槁生民之命脈，皆旱暵之酷也。若人主有不忍之意，轉乎方寸，衷不容自已，真有油然作雲景象。人主有不殺之恩，布于宇內，不可禁禦，真有沛然下雨景象可見。人主即民之天，而干語之喻，至神至妙，非特人下之勢一乎不嗜殺之人，實天下之命一乎不嗜殺之念也。與字甚奇，而亦甚乎天下人牧皆嗜殺人，是皆以天下與人矣。特無能行仁以取之者。民之望仁，不啻苗之望雨，水之就下。當時舉天下無此等議論，人心亦無此机括。惟孟子一人發之，真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有功于世教大矣。

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之君也。領，頸也。蓋好生惡死，人心所同，故人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非苟為大而已，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

○此章大要。而語可盡。欲察識此心于方發之初。故曰是心足以王矣。欲擴充此心于已發之後。故曰善推其所為而已。齊王病根在大欲二字。故開口便問桓文下面關土地四句。正桓文事。宣王志在桓文。却背其真心。與兵搆怨。以戕生命。而不服顧。故孟子以王道奪其伯功。而以不忍保民之方藥之。保民二字。是王道大旨。不忍二字。是保民大本。所謂保民者。不过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若仁推恩制產等事而已。是心足王是一篇血脉。百姓皆以二句。是機轉她灵机的轉語。下文反復辨論。皆從此二句生出。愛与不忍乃天理人出此入彼。大總是一念中分明。与解得非愛字出。自大識得不忍。奈其錮蔽已深不能向愛与不忍原頭尋思。只將愛字分

以為迂闊矣予觀孟子以来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力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分。或遂以亡國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為民之意）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王謂王天下之道）曰德何如則可（恐明）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愛護也）曰若

疏。故以牛羊何擇雖之之。正歎也。于愛字中識取不忍出來。王却為愛所纏。故又以仁術二字解之。復設身當日之事曰見牛未見羊。以提破之。此齊王意中之念偶合而不能自言。得此一破。不覺堂下之以復萌。而不能自見其不忍之量也。不知以此不忍之心。保民而王。与易牛一樣。有何難者敎緊承有復于王一段。而以彼何与詰之語。氣至此少頓。又徐解之曰一羽之之見用恩則可王。不用則不王。是心足王。特不可而非不能也。而用恩不过于老幼閒及之而已。能推恩則四海可保。古人可及。有何難而不為。而王果何物橫于中遂不能推也。故緊接王請度之語。氣至此又之頓之。代為之度曰抑王只甲兵之之明矣。與兵構怨。在求大欲。而故以快心嘗之。明知大欲

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釁鐘新鑄鐘成而殺牲取血以塗其釁郄也觳觫恐懼貌孟子述所聞胡齕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

引喩陸歸重保民

旁知言之

在伯功而效以呈供嘗〻皆塞其口使不得轉動也于是極論大欲之雖求而无成。保民之易王而有效。而總教之以反其不忍之心爲本。說到此說極其痛快。故齊王亦欲一試。因舉保民最先目前最急恒產一事以教之下手。又丁寧以自反其本心。恒產制。礼乐興而王業成矣。所謂是心足以王者此也。豈桓文之足道哉。仲尼之學以仁民爲主。直接堯舜湯武之心者也。若桓文假仁義之事。豈真有爲民之心哉。故曰不道。不道則無傳。无傳斯未聞也。无以。謂无用此爲也。保者。保全之義。凶年救死不贍。則不得保全于家。人主與兵構怨。則不得保全乎國。堂下一牛尚曲保全之。柰何百姓不見保也。不忍殺牛之心。即不忍孺子入井之心。同是乍觸天机

[王見牛之觳觫而不忍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反言之]**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

不假安排而充之俱可以保四海孟子真知性善之宗故曰是心足以王矣是者心之分量本如是非有所加也此已包有擴充意在内此正通其王心以反伯事不特纔物知民也與兵構怨乃伯者之事而不忍一念則王者之心自有可通處

愛与不忍理欲同形而異情本欲說不忍先以愛字剔發之連百姓以王為愛亦是假設疑團豈真有此語不如此那得感之

見牛未見羊亦齊王一時偶觸于牛那想到羊之就死處若再一想則羊亦可隱矣故于牛有生意而于羊動殺机此心之仁終未完滿却不如遠庖廚為是預養此心而廣為仁之術也要玩君子二字君子有牧民之責者當養其生机杜其殺机為无窮之計耳非為食肉計也孟子恐其以

姓之謂我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分別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言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殺牛既所不忍釁鍾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以必遠庖廚者亦以

未見爲可殺故以此撥轉其机括耳而全無害謂牛之得生而無害已感之仁也羊雖殺亦無害未感之仁也王應牛羊何擇句然見牛未見羊以羊易牛謂之仁術見物未見民而所以易民之死者則在仁政之施故必察識此心見牛之觳觫于寡鍾民之端栗于臨陳同此一情而竟不忍于此反忍于彼果屬何心試一度之而不忍之心當有火然泉達者矣戚戚二字最妙所謂不忍觳觫之良心也昔之偶觸不覺者今得開啟能認取耳下文快心正照此戚戚之語復字當釋反字下文四句皆反語也今恩二句凡二見是篇中緊要喚醒語前是詰其何故後是詰其必有故而不加民也一步緊一步皆動其反本意反其本矣亦二

預養是心而廣爲仁之術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日之心復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以反其本而推之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

見是篇中緊要提綴語即指不忍之心言之也。用字最妙人人皆有力有明有恩但自不用耳。

仁術二字乃通篇大樞紐謂不忍之心一念方觸隨有委曲以全此念並行仁之至巧至妙處齊王能暗合此術而不能明用此術故仁亦同于乍見孺子者耳蓋仁者含天地萬物之体而術則可以妙天地萬物之施下文所載之政皆此仁之施皆仁術之顯用者也。

二段宜々形不為不能的模樣故王四句見不肯用恩由于不用々之只在推恩而已。

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起下文

鈞三十斤羽鳥羽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輿薪以車載薪許猶可也蓋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不肯為耳

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

運掌二字。孟子之二見。掌者一掬也。一掬者。此心掬之也。天下雖大。運之以吾老吾幼〻。掬而已。舉斯心者。正指不忍之心言也。治法流行處。皆心法運動處。心止一掬。有掌管之義焉。推恩為政。豈能舍心而徒從事綱紀法度乎。則運不去矣。

善推。只是無欲以蔽其心。親〻仁民愛物之理。隨感而見。推行之下。自然毫髮不差。無庸一毫調停斟酌其間。

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

為言之

形狀也是心固有不待外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

及禽獸曰恩至百姓曰功見保民要推恩
還有許多作用恩及禽獸一舉念而足矣

輕重長短不在心亦不在物在心之應物
上心為甚者謂心之當度甚于物非謂心
之權度甚于物也
權度無情心有情權度與長短輕重是二
心與所度之心是一請度者度其不善推
恩之故在何處也
心一也其始也殺無罪之牛而有所不忍
其既也殺無罪之民而反以為快是豈可
以不度

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老以
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
父兄幼以幼畜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
幼謂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也詩大雅思齊
之篇刑法也御治也不能推恩則衆叛親離
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
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
然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
由近以及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
故矣故復推
本而再問之深言之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
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物之輕重長短人
所難齊必以權度
度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
之難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

三句只是一事。快于心三字極妙。正照上不忍之心說。試以自度。必有惻然。動念而功加百姓。不至刻行而難施矣。

齊王大欲。錯在辟土地等項。实溺于声色之欲。功利之習。若曰吾得玉食萬方。衮衣南面。始快心耳。原無濟世安民之心。故草菅民命以求之耳。孟子亦知其欲。但要引于王道。故先說破他。使他自度。而不極言其決不可得。以遏其人心而轉于道也。

於物者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上文 **抑王興甲** 既發其端而於此請王度之也 浅嘗

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 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心之所快有甚於殺觳觫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以此而度之也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 **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暴包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

諸臣足供台極妙。見王之諸臣皆足供耳目口腹之欲着耳。若要求大欲此輩做不得必須天下之士。

辟土地四句亦非四項乃一層大一層。其實只是一事。此非為声色玩好之欲。亦是好大喜功之欲。但以保民之仁求之是因水而求魚有可得之理。若與搆以求是因木以求魚矣。豈有可得之理乎。緣字正因緣之義非攀緣之説也。

齊宣初問桓文。即有辟土地之意。但本志只是要圖伯功。不能行仁而興兵危士以求濟。所以土地必不可辟。秦楚必不可朝。卒之 折于秦而縁木求魚之讖付之松耶栢耶之歌。可為妄求者戒矣。

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詑言之）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辟開廣也朝致其來朝也莅臨也所為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言必不可得）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

古人善推所為。是何為。宣王以若所為。是何為。即王之欲。亦思大過乎人。而何不反其若所為。而善推其所為也。故孟子両曰反其本。令其自揣。構怨之民。皆有觳觫之狀。於心能無戚戚乎。此心即可以合于王。從此善推所為。則可以□木求魚。而易若折枝矣。

發之政事。皆不忍之仁心施出來。本仁術擴為仁政。則功可及百姓矣。仁之所使。速于置郵。天下。孰不願為仁君使乎。

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危言之）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彊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齊集有其一言集合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之一也以一服八必不能勝所謂後災也）今王發政施仁使天

君有欲。民亦有欲。看仕者耕者商賈行旅皆欲皆歸。又看天下之欲疾其君皆欲赴愬。則其情可知矣。數个欲字。正照上大欲字看。

前說反不忍之心為本。無實下手處。故以制產指掌言之。五畝節。正制產之事也。此正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

無恒產節。見恒心之有無。係于恒產之制否。而民不皆士也。君必不可罔也。正見恒產不可不制。仁人在位。與施仁相應。

天下欲方呈大欲

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

應章首禦字

發政施仁所以王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至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放

翻下去

明君二節。是相形說。以見恒產所係之大。還重在下節今之制產大異于古使民死亡不免。而礼義失故陷于罪也。是與無產同。而其當制也明矣。必使二字。要着力。必俯仰豐凶無虞方是恒產。方是制民之產。反本。謂欲行制產之法。須反到不忍之心上。因心出治。為民經画五畝節即其法也田桑等物俱民之產。而制以五畝百畝。無失時之法則恒產足而恒心可與民自知親親長長。所謂從之輕也。衣帛食肉。是及人之老。不飢不寒。是及人之幼。制產處即是保民而何難于王。

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嘗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反覆言之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

孟子勸齊梁之君行仁政以王天下。或謂與孔子尊周之義不合。曰學者當論其世。春秋時周德雖衰。天下猶知共主之義。降至戰國。東西周不當一大邑。即云無紂之暴虐。而微已極矣。且七国之君。俱非周王封建之舊。擅行肆毒。不知周天王為何人。周天王于此時。雖周召復出。亦不能統一六国也。故能行仁政。則可以為湯武之救民。非代周也。代六國也。何不可之有。然能行仁政。則為天吏。能行仁政。則亦以暴易暴。能為湯武則為誅獨夫。不能為湯武。則猶未免於弒逆也。觀後篇示聞弒君之論。則孟子尊周之心可想見矣。昔人問陸象山。孟子勸齊王王天下。後世疑其教人篡奪。答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象山称之曰。曠古以来。無此見解。無此

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

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民

遍躰大闡鑚

孟子學問只是這些子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上王○字

此王政之

議論故當春秋而不與王室便是無君當戰國而執魯仲之勤王便是不識時務。此篇文字之妙如老衲談禪机鋒錯出曰是心足王是直指真心曰是識何心是因真起妄曰于我心有戚戚是真心現前曰此心合于王何也是真妄錯起曰舉斯心加諸彼是即妄顯真曰心為甚是真妄交際曰快于心與是御妄表真曰求吾大欲是妄心生來曰反其本矣是真心發出程氏謂心以為千古不傳之秘孟子此章机軸然其百世之下讀者可想其精神堯舜禹湯文武同此心法能善之旨後可識矣

○樂之作由人心生總是宣暢其和心特声容制度古今不相沿耳人若識得此意歡樂上下相聞即此便是共王雖鄭衛亦

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爲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此章言人君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錮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

英韶矣若不得樂之真即日奏古樂亦何益于治試觀音容只是一樣而一則歡忻一則愁然意可知矣今樂由古樂直是実話非遷就以引君也

甚字即所欲有甚于生甚字自一身言五官百体一不如意必能快乎必先寧其心又寧其五官百体甚之寸膚毫髮皆得自在是為真快耳然自一身外家人侍從或有所隔又能快乎必和氣溢于一家休徵洽于一國甚之草木昆虫皆有生意斯為真快耳甚之云者謂情與不暢始可以暢一己之情也庶幾云者謂國家泰運俱可以轉于王之好也不填入治字覺意更長

舜玉曰好世俗之樂是樂之文孟子曰今之樂由古之樂是由樂之情直穷到作樂之本由字即小大由之由字

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波瀾）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獨樂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臣請為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画出使他知戒）吾王之好鼓樂夫

獨樂不若與人。則與人為甚。與少不若與衆。則與衆為甚。可見所好愈甚。所與愈廣。甚厚之義。只在與民同樂耳。

二節俱今王四句唱起。大有意味。舉字極妙。謂不問其為今樂與古樂也。但得所之民。聞見皆增慶。失所之民。聞見皆增怨。樂之入乎憂喜者同。而憂喜者之感于樂自異。不同趣之原乎君之仁不仁耳。

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鐘鼓管籥皆樂器也。舉皆也。疾首頭痛也。蹙聚也。頞額也。人憂戚則蹙其額。極窮也。羽旄旌屬。不與民同樂。謂獨樂其身而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

與民同樂。只是推好樂之心。發政施仁。使其父子相保。兄弟妻子相聚。此正庶獨與人廣人與衆之量。不獨齊之民。無疾首蹙頞之告。而天下之民皆將有欣欣喜色之附矣。於王何有。

論樂論囿。無非從欲引入理來。使之仁民以啟王初聞好樂甚。齊其庶幾語覺甚是奇特。及說到此、民同欲。則又極為平實。孟子七篇多此机軸。

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歸之矣所謂齊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獨以南面之樂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深勸其與民同樂而謂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

○齊王論大小在制度。孟子論大小在民情。文王七十里之囿者。岐豊之地。山林多于原野。未嘗奪民耕稼之地。而又與民共之。特名之以囿耳。孟子急于引君。有無亦不與耕。惟曰於傳有之。語亦斟酌。齊都營丘郊。關之內。方四十里。即有山林可依。必并及民間之地。蘇秦說宣王曰。臨淄之境。車轂擊。人肩摩。連袵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則齊之國中可知已。民先有受其害。而又不沾一毫之利。且惧禍滋深。安得不以為大也。

但與民同樂。無古今之異耳。若必欲以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蓋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不同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囿者蕃育鳥獸之所古者四時之田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然不欲馳騖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閒曠之地以為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傳謂古書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

柳揚開合

國之有囿所以蒐狩講武一也驅禽獸不淂害稼二也為祭祀取禽獸三也後世則事為遊觀之侈而已宣王廣其囿為樂人必有假文王以諫之者不知文王原非自封以為囿與民同之亦明天地氣象囿中一圍生意無限民亦識生意之無限若已有之而忘其失也非恨其出不繼也六禁不止乎囿囿禁亦不止麋鹿設阱者未必獸之入設禁者未必民之犯而為之之心一也即此便是不仁不必說到無知犯禁方是阱之实也夫曰率獸食人不過甚之之辞殺麋鹿如殺人之罪視民命不若禽獸矣囿大則阱大阱大則害大而民焉淂不大之也

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
芻草也
蕘薪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
極其直截痛快
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
阱字○今○人○心○惻○
宜乎
禮入國而問禁國外百里為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嫉切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

仁者見理忘勢。智者明理識勢。故一則樂天而保天下。一則畏天而保其國。此是實事非特氣象規模而已。言仁智則勇在其中。勇原與仁智同体者也。惟動于一己之私。則為匹夫之勇。若用以除暴安民。則正善行其樂天畏天之心。而不妨于仁智也。所以古人處大小之間不諱言勇。只從安天下之心而發。仁之至。智之盡也。

湯之始事葛。固是寬洪惻怛。及終不可化。又不得已而伐之。仁之大也。大王句踐事吳狄之獯。固見道理當如此。然能自強于政治。終驅狄而沼吳。智之精也。若保養畏葛則縱乱。豈非仁。畏事吳狄則偷安。豈非智。

樂畏在心体上論。天之為理。擴之可以包涵宇宙。斂之可以維持社稷。識樂天則方

句踐事吳仁人之心寬洪惻怛而無較計大小强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字之之心自不能已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事大事小无非仁民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天者理而已矣大之事小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無不周徧係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放逸係一國之規模也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對

寸之中有併包無外氣象誠畏天則心体之内有整飭無暇規模當包容便包容則天下皆吾心所保合當謙順便謙順則一國皆吾心所保持故曰保天下保其國樂天者豈不畏理但自然合理無畏之迹畏天原非畏大國故曰天威
怒而謂之一怒見非黷武真爲民者不妨暫此一怒決不可二也勇以安民正以濟仁智之不及耳保天下保一國方是真勇聖王於此有權爲用仁處不見其勇其所以保天下即安天下之心也用勇處善成其仁其所以安天下即保天下之推也
文武二節重安天下三字而安天下之旨即在詩書内討出詩曰以對于天下書曰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此是原有安天下之心故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所安者大則其

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振起下二段小勇血氣所爲大勇義理所發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謂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此文王之大勇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

勇之大而非血氣用事者之可比也。天只是一个理。純然在心而覺其無所違逆曰樂。朗然在心而覺其有所預忌曰畏。畏天之心無一息或忘即是樂天者豈敢肆不畏理哉但于事小處渾然萬物一体性欲感而化之于仁事小猶□也故見為樂若曰有心撫字便許多計較之私而非樂矣于事大處洞達事幾不見其無道惟知大之當事而益修其內治非畏其勢也若曰料敵勉不過則亦不得已而為之非畏天矣摠之皆安天下之心也豈若後之南宋北弟稱臣納貢者同一事哉說遇一小國則樂以事之遇一大國又畏以事之是因勢以轉移其心尚安得為仁智乎今王亦一怒承上文武來天下有侵小如密者吾亦以文王之怒怒之天下有衡行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

我任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周書泰誓之篇也寵之四方寵異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亂而拯己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張敬夫曰小勇者

就轉一句結

如紂者吾亦以武王之怒怒之只重安天下之民非是使其代周取天下也亦非併隣國而有之也隣国有事則行以天吏之威隣國無事則養其神武之氣勇與仁智並行而不悖而又何疾之有

○此章公樂之意前三節已結局了後五節周景公晏子之事以啟王之納諫而與民同樂之意自寓其中然婦君二字乃其本心公樂及民之論則正所以稾君之言王若諒其好君之心而從其言則同樂而追蹤先王在此若不諒而尤其言則致民之非而不免流連荒亡之怨亦在此引景公晏子處語語與上段闗應而畜君者好君也句正醒惕齊王之大旨非徒釋詩也齊王之問即沼上之意孟子之荅即賢者而後樂此之說也而所以能樂者在推己

血氣之怒也亦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前之論後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引證非其上矣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下不安分上不恤民皆非理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

樂與民同。而不使非其上耳。不得二句。重責君上。樂民四句。泛言上下憂樂相通之情。如宮室遊觀。君之樂也。而推宮室遊觀之惠。比先王佚豫以行補助。是樂民之樂也。至于民間歌詠。夏諺所云。則民亦樂君之樂也。如流連荒亡。則君不樂民之樂。人有不得矣。至于胥讒作慝。則民亦不樂君。而非其上矣。此四語最有味。正映下文晏子之言主論。樂以二句。看君身上說。而以字正自若之憂樂同天下說。見天下憂樂悉係人主之身。全要人主以之也。憂樂不以己。而以天下。則滿腔動念。無一息非天下矣。九重一念。渾然萬物一体規模。天下雖大。已盎然注于王心。故曰可王。要補民亦樂憂意。

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轉附朝儛皆山名也遵循也放至也琅邪邑名觀游也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

景公四節只重先王二字景公本是侯欲而幸云欲比先王觀故晏子借以富止其欲孟子又引之以富宣王使之法先王非欲法景晏也

重省耕省斂二句意在同民樂也先王遊觀除是巡狩述職其餘則春省耕秋省斂耳夏諺着于王畿而曰為諸侯度見諸侯法之各補助于列國不惟巡狩述職非空行即畿內畿外各為國中之觀皆実恵也今則天子不巡狩諸侯之行非述職亦非補助不過恣其佚樂而已方命者天子不巡狩岂嘗命諸侯以巡行則非王命矣當作逆天命看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奈何逆天命害之意以虐生民乎飲食若流又承糧食来說其無節也流連荒亡宜渾說下文四謂之字只是解釋字義非指人主実

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豫樂也晏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職陳其所受之職也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師衆也糧謂糗糒之屬睊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起謗怨也方逆也

有此事也。焉有人主。舟流上下。至各國而忘返也

陶石簣曰。即流連等義推之。凡淫縱不已。皆爲流連之樂。凡蕩弛廢事。皆爲荒亡之行。此正今時之弊。宜於未見之。備陳先王之觀。而及今時之弊。急須之曰。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繫承以惟君所行句。正進之以法。先王應何修。此先王。觀句。非以古法今弊。今其自擇也。

首云景公悅。是叙事處。見君之悅。臣終云畜君者好君也。是釋詩處。表臣悅君之意。其曰君臣相悅。有明良契合。上下而忘之象。政不必分何處爲君之悅。何處爲臣之悅也。始興發。是景公春游啟。止說補不足。不可入助不給在內。徵招角招者。今日事之治也。民之安也。有庶績其凝。四方風動

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 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飲酒爲樂也亡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 **先王無流連之**（承上結）**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大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民也

之遺故欲與韶協耳。畜君何尤正。摘樂章中一語之關切者爲言。而畜君者好君也則孟子釋詩。而着自己一念匡主之心。隱隱寓已。所進於樂之言。啟王之悟。而不尤。之也。如下由是觀之。則君子所養可知矣。隱隱影在自身上說。若只作明晏子之意。明曾子子路之意。便無味。

○天子巡狩四岳。朝諸侯于方岳之下。故泰山有明堂。孟子不論當毁與否。而但言行王政。則不必毁。總是諷諫之詞。

興發發倉廩也太師樂官也君臣己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三曰角爲民四曰徵爲事招舜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爲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爲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毁明堂毁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漢時遺址尚在人欲毁之者蓋以天子不復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毁之乎且止乎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毁之矣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以王矣何必毁哉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

王者之堂。毁然西周之思。周雖不競亦留故宮黍離之悲。倘周道復興。亦足為愛礼存羊之助。周業開于公劉。肇于太王。成于文王。明堂所自遠矣。文王九一之政。王政也。王者坐明堂。不過察諸侯能行此政否耳。故行王政足矣。何必計明堂之朝不朝哉。勿者禁止之詞。非勉宣王行王政。即可坐明堂朝諸侯也。

先斯四者。非先恤窮民。而後行九一。世祿等法也。發政施仁。便有九一等事。收養窮民。一時俱備。但此四者尤在所留意耳。

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

仁人之言

岐周之舊國也九一者井田之制也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百畝為公田外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世祿者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皆教之教之而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盡

治岐節是說正道如兵家之用正公劉一節是從別道說歸正道如兵家之用奇
宣王不忍一牛原有惻隱之心見說到鰥寡孤獨可傷處不覺情動故曰善哉言乎而好貨好色一一指陳出來如受病人不自忌諱便可對症用藥故孟子惓惓不能忘情
孟子只爲仁民之心急了隨他如何迯躲都要引他仁民路上來古之聖賢詩書經傳借他一時取用故公劉可說他好貨太王可說他好色只要與民同之耳不曾実枉古人否也今之儒者有此學力否

其先世嘗有功德於民故報之如此惠厚之至也關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關市之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也澤謂瀦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爲先也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煢困悴貌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槖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

民好民惡。絜矩之道也。欲立欲達。仁者之忠也。觀公劉之民足於貨。便見能推好貨。觀太王之民安於色。便見能推好色。公劉節要看兩個有字。太王節要看兩個無字。貨能遂其所有。色能憫其所無。即是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發政施仁。盡于此矣。

公劉遷豳。在平安安集之後。故以完積聚為先。太王遷岐。在流離播散之際。故以完室家為務。好貨非好寶賄也。好百姓之有蓋藏。好色非好佳冶也。好百姓之無怨曠。齊王亦能如是。貴五谷而賤金玉。不以瓊林大盈為富。而以家給人足為富。恤鰥寡而憫伉儷。不有寡人之妻。不有旅人之子。則是與民同欲。而于王何有。

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餱。乾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於豳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

好樂五章。共一机括也。學術純一。舍仁民外無以為學。亦無以為政。故於時君千歧萬徑。只是引他到王道上來。觸處渾然。精神流貫。非深于易者。何以能此。彼有謂未免戰國策士風者。非知孟子者也。今之儒者。平生讀孟子。及出身為人牧。竟耽声樂以害民。忘却好樂章矣。崇苑囿以害民。忘却為阱章矣。使血氣以害民。忘却一怒章矣。縱佚欲以害民。忘却同樂章矣。至于殘刑厚斂。視鰥寡孤獨。如越人睹秦人之肥瘠。以莛苴寵門役。以殘虐百姓。忘却明堂章矣。悪在讀孟子哉

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蠱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王政也詩大雅綿之篇來朝走馬避狄人之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太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善心而格其非心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乎愚謂此篇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鍾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

○孟子將言齊事。而先以託妻治士二條。作個成案。後却說向治国上去。冷冷諷他。尔不着宣王身上。直便他啞口無言。二如之何字最警醒。王顧左右而言他。若不解問意一般。與正齊王天資朴實。足用為善處也。記者。形容。一時自。愧的光景如画。

欲而私於一已者衆人之所以識其天也一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已罷去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

一步進一步法

人主當体民心之公以進賢蓋進賢為仁民計也民戴其仁方成得世臣方可為故國戰國之君輕用輕舍甚之輕殺以其身立于仇讐之間無親臣矣何以為民父母所以然者由于進時不識耳下面幾個見字正對識字緊要一章精神全在如不得已四字幾个然後字正其不得已處為民父母果斷然後如不得已之故國家千百年之命脉培于人主一念進賢之公而人主一念慎心实所以体國人之公心齊王誤用匪人或恐國人之議故任其去而不為意耳然孰若慎之于始而先求當乎國人之心也

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二事以發之及其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世臣累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非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亡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況世臣乎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王意以為此亡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

如不得已。乃狀其慎之之心。今日所進用本是卑的疏的。一旦置之尊親之列。便欲托為腹心倚為元老。此正親臣世臣關係之始。何可不慎。所以必如不得已也。國君欲進一賢。使有一番說可的。又有一番說不可的。都不可輕信也。必察之而真見其可便用之。真見其不可便不用。惟恐失賢。只是欲得真賢而進之也。國人皆曰句極重。体民心為進否。因國人之論而察其人之真也。於進不進。躊躇反復。正如不得已處。

論進賢而及殺人。舜誅四凶。孔子誅正卯。傳曰。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誅逐之典用舍之所不廢也。然人命至重。必三入五覆。体民心以用刑。始不至于誤殺。殺不賢之如不得已。正見進賢之必如不得已。

之故今不以其害為意耳因問 曰國君進賢 何以先識其不才而舍之耶 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尊 親親禮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用之是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非禮之常故不可不謹也 以父母結之 進賢為仁政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宜可信矣然猶恐

方是真旗孟子說到此意以今之為臣者不能代君仁民國人皆欲食之俱可殺耳呼今之民牧有幾个不當殺耶必如此然後所進者真賢而能有利于民所殺者真不賢而無所害于民無非休恤民情之極庶賢與民民與國相維而成故矣稍不如此有求為匹夫不可得者君依于國國依于民可不慎哉

一夫二字此章之案書曰萬夫之長可以觀政為萬夫長則不可誅為獨夫則可誅誅一人以謝天下也以一夫字換君字以誅字易弒字有春秋筆力使桀紂未至于獨夫則湯武猶未免于放弒也為臣必湯武之仁義方可以誅獨夫也其扶綱常之意詞嚴義正不少假借真足以抑無君之

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衆所悅者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深任之重而不才者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謂天命天討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

胆而且以破千古不決之疑
孟子平日勸世主爲湯武至齊王論放弒則又申義凛然正見今之周室雖微非桀紂殘賊之比而宣王空懷大欲不能行仁義爲湯武可知要將以此藉口也讀論關係不小

○戰國之主溺入于功利之習遂至視賢人之仁義以爲無益于國欲其舍所學而從我外王道以圖伯功也不知治國家能用賢則王不用賢則亡是不用賢乃輕于愛國也曾爲巨室治玉之不如矣

孟子以王心之喜怒卜其用賢之志吾見之審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賢人縱以王師所求者進奉朝皆以匠人所小者斲矣此所學終于見舍而巨室不可爲也

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以爲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之則爲天子天下叛之則爲獨夫所以深警齊王垂戒後世也○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

幼學二句須玩一欲字。曰學見涵養之大。曰幼見預行之大。曰欲又見志向之大。欲行之志起于壯。而可行之道已預于幼君。曰舍所學而從我則甚拂所欲矣。玉人自會琢玉。何消教他。賢者自有所學。何為教他舍所學。後譬只是申前譬耳。何以異三字乃怪異的声口。極言其不愛國。不必以任玉任賢較言也。愛國不如愛玉。是上節之皮。不任賢必不能治國。是下節之骨。

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繳上文引下）則何如。（工師匠人之長。匠人衆工人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而屠）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illegible]）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璞玉之在石中者。不能自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欲而不任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子終身而不遇。蓋以此耳。）

○齊人伐

○宣王志在于取故妄認五旬為天意不知帝天之命主于民心。孟子不教他取。只教他審民心之悅不悅。說得最為圓活若曰君能為文武。然後可與誅討之師耳。伐之且不可而況取乎。試取之而民不悅則不可取。古之文王當商民悅服之會。猶堅不取之大義。況不然。而安得不為文王乎。齊王取決于天意。然而雖悪。孟子取決于人心。顯而可據。

燕勝之按史記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明遂大勝燕。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至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

豈有他哉見非天意而如字非如似之義謂燕之暴虐已是水火若齊取之勢必至于殺父兄累子弟是水益深火益熱也亦運而已情所必然者可惜當時天下無處不是水無處不是火燕民欲運而無所也燕人之畔寧俟智者而後知哉

〇燕禍始于之噲民則何罪宣王若只誅之噲置君而去則是師也亦庶幾仁義之似矣乃取之而肆其暴虐直至諸侯謀救燕而乃曰何以待之此時惟有置君一着可爲救孟子於無可待之中代爲畫待之之策如此所謂失知第一着不得已下第二着者也

臣當日命絕則爲獨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武王安得止之哉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

運轉也言齊君更爲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書曰

入君舉事。貴有以當天下之心。湯之仁政。素取信于天下。師行而誅君弔民。天下之信者悅矣。齊不行仁。惟以土地甲兵之強。素見畏于天下。師行而虐及父兄子弟。則不仁已甚。而天下之畏者動矣。是湯之國雖七十里而所為王政。實天下之仁政。齊之國正以千里爲天下之畏。而不仁乃至于畏天下也。仁不仁之間。相去遠矣。燕民之簞食壺漿。與雲霓之望不殊。至于歸市若一辰相較。則氣象大不侔矣。兩節

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兩引書皆商書仲虺之誥文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爲暴也奚爲後我言湯何爲不先來征我之國也徯待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待其來使己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爲政於天下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

俱重下半段。不曰天下兵動。而曰動天下之兵。見兵端自我故也。

不行仁政。已失天下之心。以遠示仁言。庶戢天下之勢。父兄已殺。不可贖矣。猶幸有子弟之係累者可反也。宗廟已毀。不可復矣。猶幸有重器之遷者可止也。諸侯之謀不可禁矣。猶幸有燕衆之謀以立君也。如此。尚庶幾乎伐之迹。代虐之寬。而可以止天下之兵也。上字。狀動字看。

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拯。救也。係累。繫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范氏

只要他行仁以仁民

合本

問

○鄒民所以不死長者。由素無親上之心。而所以不親上者。由素有殘下之事。穆公不咎己而咎民。孟子由有司推到君身上。而教以行仁政。真探本之論。

欲得民一時之死力。當恤民平日之生命。民之疾視有司。正洩憤于君也。乃出爾反爾之常理也。君不當尤民。只當尤有司。不當尤有司。還當尤己。君行仁以為之倡。有司亦行君之仁以致之民。則出者厚。而反亦厚矣。親上死長。就危難時言。正應疾視句。心相親附。故致身捍衛。死且不避也。一直說。

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

行仁政。所包者廣。而發倉廩府庫。乃仁政中救荒之一策。

已以五十里之微。即金城湯池而齊楚之師一下。未有不泰山壓卵者。但立國之道。盡其在我。孟子教之以正。非謂其足以抗齊楚。不能保不終碎乎齊楚也。所謂彊為善者。自守當如是耳。毋己非不得已之詞。滕只有這條路可行

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轉饑餓輾轉而死也充滿也君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而不知恤民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范氏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有倉廩府庫所以為民也豈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饑寒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則赴救之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己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

一定之詞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若事齊楚。百姓吃虧。必有已時。與民守之。效死勿去。此中須行仁政。有多少利民福國事。民心固結。自然不忍去。此是何如氣象。當着力下手去做。始得。孟子之學。只是以仁民為主。不論國之大小。時之常變也。

○滕介兩大之間。原無可遷之地。孟子非教之以遷。正教之修德行仁。據理之可為者為之。以為子孫可繼之道也。

太王雖遷岐以興。其實於岐無與。總是平日為善發然。故人君苟為善。即式微不振。子孫必有興者。君子創業而以為善之緒垂于後世。正以此善道世世可行也。然君子之心。只為可繼。成功則聽命於天。而不敢必。即太王之遷。也豈逆料後日之王乎。

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如何方得效死可思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效猶致也

國君死社稷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有以深得其心者不能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引奋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

滕無如齊何只得勉強為善今日為生民計宜如何為宗社計宜如何一一為之以仁義為主無事則與民守之有事則民自然效死是為善之可必者也而已矣者彊為善之外更無別著也此上則有一相應

○古之事狄不得免者無如太王然必有太王之仁方能遷而不失否則祖宗世守之業不可輕棄滕此時遷何處去滕民未必如邠民孟子使之擇者令其自度可遷之地從遷之民果若太王否勢不得不死守以為善也但劈空教入死最難故又使之自擇耳

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為善而已矣創造也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

彊為善便是效死◎源◎頭◎

何患無君謂不輕犯狄人之鋒我將去之。爾之君自在也正慰其民而率以去之之詞

上節。玩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句下節玩效死勿去句見遷之與守俱要仁民爲君者舍仁民外別無可爲者也孟子三章書只是一意

註解世守先人所受而世守之受字指先王說守字護護詞亦在內總見不可輕棄

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

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己所能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去此

君請擇重死守一邊。觀上叙太王事。多少委曲不忍去之意。述國人效死之說。直德斬截。意自可見。

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或疑孟子何不教滕以太王句踐之事。曰滕文弱而寡蘖。非智者之局也。惟當苟安。不能自疆其政治。故孟子只教以自立之道。

通章重一天字。平公將出。若天啓其机。臧倉沮之。若天塞其會。聖賢于此。非以天命自諉。只道之行止。人力不能與。順受之而已矣。

讒佞之中。聖賢。皆假礼義之迹以為言。言鑿鑿可聽。庸君鮮無惑乎。黎鉏沮孔子曰。匹夫也。少不知。墓合葬于防。失礼之經也。臧倉沮孟子曰。輕身先匹夫也。後喪踰前

國君死社稷之常法傳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正謂此也**君請擇於斯二者**能如太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楊氏曰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

喪也。古今若同一局。覽之未嘗不泫然下淚也。噫。此天未欲平治天下也。氣數雖不關于小人。小人。亦氣數也。獨奇臧倉之口。道出禮義由賢者出六字。

見賢國之大事。君之盛典。而不命有司所之。則輕率之心也。豈獨斷獨行者哉。此臧倉之誘所由入也。

臧倉之誘甚巧。而貧富不同之辨。正墮其計中。即此便是命也。若欲如何分疏。欲其再駕。便是不安命。

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厚母薄父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

二或字内。有莫爲而爲意。便是指天。遇字非就際遇說。須是上下泰交。方說得遇。

聖賢樂天自信。非無聊自解之詞。眞[illegible]身。乃上天黙相。一行一止。關係世[illegible]降。非等閒小可者比。致君子惟盡力[illegible]義。而立命。以事天耳。又以天命提[illegible]子。與夫子晩景伯同意。宛然孔氏[illegible]

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illegible]子名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爲哉○此章言聖賢之出處關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爲非人力之可及

之一終

四書代言孟子二卷

西安　方應祥　孟旋父　纂
新安　江起峨　玄液父　校
浙江　朱廷誨　爾忠父　閱

通章以功德二字作眼。伯者以功。王者以德。究之王者之功，亦非伯之能擬，功必倍之。正照功烈卑看。孟子能使齊王者是德。其反手處。是所乘之時。有德然後可以論時。而勢又時之所值也。觀末句惟此時為然。當知孟子惜時之意。

或人為擬曾西於子路。因其不敢當。始以管仲擬之。或人識見。優於公孫丑多矣。子路管仲孰賢。只是論人品。而聖賢之所以卑管仲者。正是卑其人品。假仁假義之心。故立功亦卑耳。子路雖無功業。而心術

孟子卷之二　　朱熹集註

公孫丑章句上　凡七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當路居要地也孟子未嘗得政丑蓋設辭以問也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齊人但知其國有二子而已不復知有聖賢之事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

正大其許管仲未仁。真令人敬畏者。結纓之義。較攝車之因。則斷不為仲可知矣。然忠信服人。片言折獄。視之盟會要約詐力懾諸侯。則又不必為管仲也。然此乃孟子文字之奇。豈真有或人問曾西乎。

凡人願則必為。不為則不願。願字應上許字。可復許乎。與可得聞乎。皆溺于伯習之深。有望而震烏之意。孟子引曾西為例。見已與曾西同一道術。仲尼之門恥伯而尊王。不置于口。而肯為之乎。

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孟子引曾西與或人問答如此。蹵不安貌。先子曾子也。艴怒色也。曾則也。烈光也。桓公獨任管仲四十餘年。是專且久也。管仲不知王道而行霸術。故言功烈之卑也。楊氏曰。曾西推尊子路如此。而羞比管仲者何哉。譬之御者。子路則範我馳驅而不獲者也。管仲之功。詭遇而獲禽耳。曾西仲尼之徒也。故不道管仲之事。

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願望也。

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

能左右之曰以。以齊王照上以君伯。以君顯二以字來。反手照上文字來。含時的意思在。

丑此段話。專在德上論。德又專在政上論。故云未洽武王周公。不可分說。總是續緒成。德然後教化大行也。丑不識文王事殷之德。即孟子亦不與較。但就文王之時論其難而極言今時之易也。

武丁節。不可碎分時勢聖賢。只口成文意趁流走。總是言商家世澤之久。世業之大盛久而衰未久。反復明文王何可當一句。以歸重于百里起之雖耳。見功不得違時而立業不得背勢而張也。

足為與顯顯名也曰以齊王由反手也反手言易也曰權○說○而○意○未○絕○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滋益也文王三分天下才有其二武王克商乃有天下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然後教化大行雍容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

蘇子瞻曰方紂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及殷先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也乃知自湯以下七王之德深矣

風俗只是一件在上為風在下為俗

勢字只在齊人引語中見然却不重再開百年繼世語俱涵時字孟子曰今時則易然惟此特為然及說于此時甚于此時數个時字總是幸机會之可乘而勢自在其

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當猶敵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中間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賢聖之君作起也自武丁至紂凡七世故家舊臣之家也指出時字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鎡基田器也時謂耕種之時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

中。東時而布德。可以倍三分齋九合。惟孟子洞識之故眷眷于齊而不舍。而其去也猶曰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其得孔子時中家法。救民心事。如同一轍。

周之時。民心帰殷已久。齊之時。民心飢渴時甚。周之時。善政猶存。齊之時。虐政憔悴。周之時。只地一民。皆屬商家。齊之時。廣土衆民。有所憑藉。當時七雄競鶩。必要扶起一國。行仁政而興海宇。然無如齊王之足用為善。是以這个机會。決不可錯過。天下之𪐝𪐝。新主之資也。飢者耳糟糠。寒者利短褐。易于反手而不得一試。可惜也。

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三代盛時王畿不過千里。今齊已有之。與於文王之百里。又雞犬之聲相聞。自國都以至於四境。言民居稠密也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自文武至此七百餘年。異於商之賢聖繼作。民苦虐政之甚異於紂之猶有善政。易為飲食。言饑渴之甚。不待甘美也。

孔子曰。德之

德行之速。不可以時勢入說。上文莫禦內。已有此意。又引孔子之言以決之。見德本易感。況復乘此時勢乎。曰然則文王百年未洽何耶。須知文王是事殷之德。而商家又有六。七王之德也。事半古人。不必深仁厚澤。功必倍之。可以反手王齊。應上功烈之卑句。惟此時時字。緊照疏于此時。甚于此時。見文王不可以例論也。

○首二節作一段。言已之不動心。而以告子況之。不動心有道。六節是第二段。論不動心之道。歸于有主。說黝舍以氣為守。便是告子樣子。曾子以大勇為主。便是自己根由。敢問夫子二節是第三段。論告子以勿求為主。而因明其非。說勿求于言。勿求于氣。便從下知言養氣之藥。我知言七節。

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置驛也郵馹也所以傳命也孟子引孔子之言如此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倒懸喻困苦也所施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於古人由時勢易而德行速也

所以眷眷于齊 時字 ◎應上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此承上章又設問孟子若得位而行道則雖由此而成霸王之業亦不足恠任大責重如此亦有所恐懼疑惑而動其心乎四十彊

三大綱在此

是第四段言已之不動心以知言養氣為
主而因及其事昔者竊聞至末是第五段
言其得統乎孔子也
丑是問心學加齊數語是承上章說來見
事功固不消說直信得過但到此處略有
此挂碍便是動心孟子之云不動心雖因
告子之病而言而知言養氣實他一生得
力處其所以知養全在行無不得于心而
其工夫全在集義二字集義又在勿正勿
忘勿助不為義襲以直養而無害也
心有真主則外至之物隨手應過若只是
把握得定是先有一物橫于胸中而非静
而無静動而無動之神矣孟子云四十不
動謂此等工夫養之有素而告子各持所
見其法乞捷于我所以曰是不難養氣雖
可以當大任而於盡心知性尚落第二義

仕君子道明德立之緣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孟賁血氣之勇丑蓋借之以贊孟子不動心之難孟子言告子未為知道乃能先我不動心則此亦未足為難也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程子曰心有主則能不動矣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也目逃

也。
不動心得力在養氣。而世有以養勇濫浩
然者。故因丑之駭孟賁。而先以黝舍剔之。
見養勇不無似是之非也。惟子襄得曾子
之傳。其源出于孔子吾得私淑之。其守最
約。曾之大勇。可往千萬人。此浩然之氣也。
而得于自反而縮之功。此集義求心之慊
也。心慊則氣壯。自然塞天地。配道義。以當
大任。何動心之有。非黝舍告子等可比也。
不膚撓二句。是画黝的小像。言其膚挺然
而不撓。目疑然而不逃也。秦舞陽殺人莫
敢迕視。至秦庭変色。猶知有秦王也。便是
動心黝也不然矣。
似字。是不同道而相比之詞。若曰二子俠
客之雄耳。若準之吾儒。一似曾子。一似子
夏也。從論釋曰。其似顏曾。其似思孟。大槩

目被刺而轉睛逃避也挫猶辱也不受者不
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也言無可畏憚之
諸侯也黝蓋刺客之流以
必勝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之所養勇
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
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
而已矣會合戰也舍自言其戰雖不勝亦無
所懼若量敵慮勝而後進戰則是無
勇而畏三軍矣舍蓋力戰之士
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者也孟施舍似曾
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就二人以數）
然而孟施舍守約也黝務敵人舍專守己子
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

如此不堪細論據逐家之間相擬子夏出
見紂華而悅入聞聖道而悅其心戰時有
求必勝意曾子以己之仁義敵晉楚之富
貴其自慊時有全無俱意非如註所云也
孟子非取舍只是影着告子要形容自己
出來
曾子一段後面許多意思已該得盡了自
反便是守約只要自反常直非以縮不縮
論勇怯也不曰直而曰縮着聖門不貴率
尔之直而貴斂曲之直也下文集義即自
反而縮之謂然不離乎千萬人之縮而
離乎不惴褐寬博之縮詩曰不侮鰥寡不
畏強禦非得道者不能也
舍之守約于黝曾之守約于舍皆從氣上
論蓋勇即氣養即守也理者帥氣之物有
何方所而守之曾子以自反爲主乃循理

諸已敵二子之與曾子子夏雖非等倫然論其氣象則各有所似賁育勝也約要也言論二子之勇則未知誰勝論其所守則舍比於黝爲得其要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此言曾子之勇也縮直也惴恐懼之也往往而敵之也又以曾子才繳上一人

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

言孟施舍雖似曾子然其所守乃一身之氣又不如曾子之反身循理所守尤得其要也孟子之不動心其原蓋出於此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

壯氣。非若施舍純氣之守也。約字須另看。
謂守得其要。不越方寸。而自伸物表也。
要心不動。作硬主張。暫時按伏。偷心怎絕。
即心絕了也。亦是將心無心。心轉成有。何
異縛樹枝葉。而令弗長乎。告子不得于言。
是何物不得也。不得于心。則動已極矣。彼
不顧得與否。只一不求便了。正是掩耳偷
鈴。孟子特借之以指點學問之岐路耳。其
實告子非真不動者也。孟子真知動心的
根在不得處。故不論求不求。只要得于心。
集義便是求得于心。心無不得。庶此心寂
靜活潑。不以求時動。不求時不動也。不動
時不動。動時亦不動也。動亦不動。是謂大
定。無不得之言。無不得之心。不須求。亦不
須不求。方纔是當人大休歇處。
次。如春秋師次之次。謂志至而氣必至也。

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告子謂於言有所不達則當舍置其言而不必反求其理於心於心有所不安則當力制其心而不必更求其助於氣此所以固守其心而不動之速也孟子既誦其言而斷之曰彼謂不得於心而勿求諸氣者急於本而緩其末猶之可也謂不得於言而不求諸心則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其不可也必矣然凡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

一身皆是氣而主宰于志有將帥之義氣
為志之役使鼓而作之充滿四体之中是
合一不相離的志之所至氣亦至焉未有
志至而氣不至者但志少不持便心不在
腔子裏視聽言動純是血氣不免于暴矣
故持志即所以善養氣也而舉其名正見
合一之体段工夫無支離也志一動氣ゝ
一動志見時ゝ持志便時ゝ無暴其氣時
時無暴氣便是時ゝ持志天君泰然百体
順從自無蹶趨之患蹶趨則氣暴而志不
持矣亦志不持而氣暴也下文言浩然之
氣而不言志浩然二字便心氣內外一以
貫之外此心之本体何處見浩然也
能持其志便自無暴其氣可見勿求于氣
未為不可但告子以義為外則不能集義
以求得其心便是不能持志徒然勿求于

未盡之辭耳若論其極則志固心之所之而
為氣之將帥然氣亦人之所以充滿於身而
為志之卒徒者也故志固為志極而氣即次
之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
蓋其內外本末交相培養此則孟子之心所
以未嘗必其不動而自然不動之大略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繳上動心字）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壹專一也蹶顛躓也趨走）

也孟子言志之所向專一則氣固從之然氣
之所在專一則志亦反為之動如人顛躓趨
走則氣專在是而反動其心焉所以既持其
志而又必無暴其氣也程子曰志動氣者什

氣之何益哉故氣上著力不得須從源頭合一處著力自然生自然大自然剛自然塞故曰浩然正如醫家治病本經難用藥先治其母善養氣者調其氣母而已持志是一了百當工夫

志一二句不平人能持志則氣隨所役而動矣若不持志而以權倒受之氣則志反為之動也此以見志之不可不持也試思人果持得志定手容自恭足容自莊如何有蹶趨有蹶趨者由志之不能持耳告子勿求于氣只靜守枯寂手足持行全不料理然不免蹶趨之事非暴而何

知言養氣因告子勿求者而反之其得力處在集義知言養氣工夫到後之可見者耳然斷告子曰無暴自謂曰善養善養者

九氣動志
書什一

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知言者盡心知性於凡天下之言無不有以究極其理而識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也浩然盛大流行之貌氣即所謂體之充者本自浩然失養故餒惟孟子為善養之以復其初也蓋惟知言則有以明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疑養氣則有以配夫道義而於天下之事無所懼此其所以當大任而不動心也告子之學與此正相反其不動心殆亦冥然無覺悍然不顧而已爾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難言者蓋其心所獨得而無形聲之驗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故程子曰觀此一言則孟子之實有是氣可知矣

其為氣也至大

乃直養無害也害之則暴之矣養氣而加一吾字見氣為体充反之故吾原自浩然吾善養之以得其故不虧其本來之体也難言者謂未可易言也學者須工夫到方得此氣滿方能識得若稍不到頭而要浩然便是助長安能有此剛大之用人為自已行不去便謂氣非浩然不知是自家少了工夫如何浩然得故難言二字謂实体之難也即下文所云云自直養後覺此氣之妙用如此究竟剛大是何物

天地之氣原是陰陽磅礴流行鼓動的而落在人身上得正氣以有生本與天地相通惟直養之不消鑠其剛大之体則俯仰乾坤自覺惟吾運量無處可以限我局我真个是塞乎天地之間不須說到弥綸參贊上去弥綸參贊是配道義之作用非氣

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欿然而餒知其小也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饑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

[illegible]

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至大初無限量至剛不可屈撓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以生者其體段本如是也惟其自反而縮則得其所養而又無所作為以害之則其本體不虧而充塞無間矣○程子曰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一為私意所蔽則欿然而餒卻甚小也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配者合而有助之意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餒飢乏而氣不充體也言人能養成此氣則其氣合乎道義而為之助使其行之勇決無所疑憚若無此氣則其一時所為雖未必不出於道義然其體有所不充則亦不免於疑懼而不足以有為矣

是集義所生者非

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
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
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

[illegible]

之本体也惟浩然剛大方可塞天地云云直養後塞天地然後見其浩然也配道義正是塞天地處配者合也理氣原不相離有是正理自有是力量精神氣與道義一滚出来惟能直養無害此氣纔與道義渾合天地間皆道義皆此氣之流行運用處何如其塞看無是直養之氣便為血氣則天下雖有道義當為之事便委靡退縮矣能塞天地乎餒字照下文餒字配道義是塞天地處即是氣之生處而由于直養無害直養之功只是集義使心之常直耳集義是時時求慊于心從自反上用功節反而心安即義也義襲者事事只求合義不求自反也生是自裏面生出取是自外面取入集者来集之義謂滙聚于心也集義處即是生處毋盛子自空也

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集義猶言積善蓋欲事事皆合於義也襲掩取也言氣雖可以配乎道義而其養之之始乃由事事皆合義自反常直是以無所愧怍而此氣自然發生於中非由只行一事偶合於義便可掩襲於外而得之也慊快也足也言所行一有不合於義而自反不直則不足於心而其體有所不充矣然則義豈在外哉告子不知此理乃曰仁內義外而不復以義為事則必不能集義以生浩然之氣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

集義工夫、終身不容間斷、氣未充時、固當反身循理、求心之慊、氣既生而配義、若稍恃氣之足以有爲、而有忘心、則慊心又轉爲不慊矣、曾子反身循理、臨深履薄、直至死而後已、正是集義妙處、孟子必有事而要之勿正勿忘勿助、是真與合曾子處、告子之病、在不知心之慊處、即是義、心之不慊處、即非義、故直外義而不求、是外心于義、外氣于義也、非義襲而何哉、必有事是集義之功、正助忘是義襲之害、勿正勿忘勿助、正謂集義者當破除此三者耳、三者是求于氣而失之、告子深恐[illegible]之動志而勿求、不可以告子有正助也、必有事最難形容、須在三者內默想自得、即戒慎恐懼之義、纖毫人力、素不得、才着意便是助、才不着意便是忘、故必時時集義、

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一句合

必有事焉、有所事也、正、預期也、養氣者、必以集義爲事、而勿預期其效、其或未充、則但當勿忘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爲以助其長、乃集義養氣之節度也、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舍之而不耘者、忘其所有事、揠而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爲者也、然不耘則失養而已、揠則反以害之、無是二者、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如告子

集義工夫然自不容間斷集來充塞則告
天自然之理未以己意而揠之生而配義浩然
待夫三之以有為而有為之以則必又傳
為不應矣當子反身循理臨深履薄宜生
氣而賤正是事義妙處孟子必有事而
要之日正勿忘勿助是其與合當于義而
子之好任不知以之謙退即其義必以不辭
據義即非義故宜外義自不然是外以于
義外氣于義非義集而何然
必有事集有所忘助長助之害義義之害
勿以勿助主若集為苗故時以三
者且三苦是未有耳至而失告于課其實
之動者而以未不可以告辛有至助也必
敢之謂取宜容自在三者以強相有詳印
便集植己無道會人力義不辨書蓋
使是助大不善意便是安誠必時三集義

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
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
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
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事焉有所事也正預期也實蘊者必以集義
為事而如預期其效其期也來效則但當以集義
其所有事而不可作為以助其長乃知其節
節○人之所有事也而閔不憂作為以助其長而不
所事家人揠而助之者也權其舍也亦
為者也然不助亦長者正之而不得耘者之
無是一也若則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以養乎之

時、來自反之真正做外無他念也 為往千萬人吾自反又須助之功以有事 言似勿正心勿忘助以以聞浩然集義心 何以乘從而夫全在有事二字[illegible]有事有 然勿正勿我勿如[illegible] 不識有無意何事定有一個勿正勿忘勿 助又是[illegible]錯處貸寡來當下東注水只管添 業於坎果竟養出其浩然來非擬以不常到 於獨生說了如何養浩然集義即是持志 也盍言求人者緣吉于是求人故也循 察入求富貴利達可謂而[illegible]入害室也 謙言[illegible]諸是助長[illegible]皆不長就是正了 不善者忘是忘了三者只是一個病正 而不[illegible]便忘正而不[illegible]勿忘便有助長之 病助長乃病之盡頭處也 長字對生字[illegible]是自然[illegible]長是[illegible]工

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沈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本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

時時求自反之真而此外無他念也若曰為徃千萬人而自反又是助了助似有事忘似勿正正以生助助以階忘皆屬私心何以能濟夫全在有事二字必有事自然勿正勿忘勿助如雞抱卵如鳥數飛若不識有事為何事空守一个勿正勿忘勿助又是燒鍋煑飯未曾下米注水只管添柴放火畢竟煑出甚麽来非惟火候不到恐鍋先破了如何煑得此集義即是持志也孟子言宋人者緣告子是宋人故也猶齊人求富貴利達可羞而引齊人處室也縱云揠苗是助長然憫苗不長就是正了不芸苗者亦是忘了三者只是一个病正而不得便忘正而不得勿忘便有助長之病助長乃病之盡頭處也

長字對生字生是自然機趣長是勉然工

不能集義而欲彊制其心則必不能免於正助之病其於所謂浩然者蓋不惟不善養而又反害之矣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即措告子說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也遁逃避也四者相因言之病也蔽遮隔也陷沉溺也離叛去也窮困屈也四者亦相因則心之失也人之有言皆本於心其心明乎正理而無蔽然後其言平正通達而無病苟為不然則必有是四者之病矣即其言之病而知其心之失又知其害於政事之決然而不可易者如此非心通於道

斡䏢長正是義襲乃暴之而非養之也。養氣者在養心。只可求義。不可求氣。求義則義自集。求氣則氣便暴。故曰無暴其氣乃以持志。能持其志。斯無暴氣也。貫洽之功妙矣哉。

知言無他事即集義中存耳。玩生于其心一句。則事心外無工夫矣。告子外義。外其生于心者也。行無不得于心。顯微内外。一以貫之。遇言之背道義者自能燭其心。又究其心之為害。若素無集義憹心之學。安得知之為此。

害以詖詞四句為因外知内。生心六句為即始知終。非也。邪說紛起。皆由于心之不正。發于言便詖淫邪遁。發于政事便害政事。要得兮内外始終也。須知四者皆談道之言皆見道之病。言之有理。差之毫釐。非

而無疑於天下之理其孰能之彼告子者不得於言而不肯求之於心至為義外之說則自不免於四者之病其何以知天下之言而無所疑哉程子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又曰孟子知言猶知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猶未免雜於堂下衆人之中則不能辨決矣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有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既聖矣乎

說辭言語也德行得於心而見於行事者也三子善言德行者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公孫丑言數子各有所長而孔子兼之然猶自謂不能於辭命今孟子乃自謂我能知言又善

真知如何辨得。孟子胸中。不偏不倚。言稍與心体不合。便知了。言即心。心即政事。一觀其言。即知其心。未觀其得。先觀其失。則言豈口舌之跡。知豈決擇之明也耶。末二句極言知之。之真。開先聖俟後聖可也。引此節仁智二字。便是知言養氣頭學孔子根苗。

不厭處即智。非由于智也。不倦處即仁。非由于仁也。心体昭明不蔽。真見萬物一体。無纖毫尔我。盎然元氣。流行無間。一以貫之者也。復述子貢數語。極精。見孔子真是聖。而已之不敢議也。因丑不違。復有此擬。故又說頭學二字。毋方明白。

中庸以成己為仁。成物為智。何也。仁智原無二理。人已原非二事。中庸曰合外內之道。則仁即智。智即仁矣。此之不厭為智。聖

養氣則是兼言語德行而有之。然則豈不旣聖矣乎。此夫子指孟子也。

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旣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

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也。此夫子指孔子也。學不厭者智之所以自明。教不倦者仁之所以及物。再言是何言也以深拒之。

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

人豈拘拘自為，允與天下共服習皆學也
不倦為仁聖人論人。即是滿一体之分量
也。子貢據夫子自言。以体貼其心体。中庸
論自成必底于兼成。以体貼其心体之所
就。總之皆性之德合而分分而合者也
聖道圓融無迹。而三子不免各就所見。而
守之為宗。如子夏之誠篤。子游之重本。子
張之廣大。俱未至絕塵而奔。遂謂得聖門
之一体耳。具体而微。則全具体段但未能
變化無方。所爭者神情渺忽之間。須知亦
是丑之見地不可說壞。孟子曰姑舍是者。
古人云。總發第一等事與別人做便是自
棄。頡學之志方殷。故不以數子自限也。
不同道者。謂二人之道不同也。願學孔子。
只言自己之志如此。不明言孔子勝夷尹
也。皆古聖二句。語氣何等渾融含蓄乃所

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一體猶一肢也具體而微謂有其全體但未廣大耳安處也公孫丑復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此數子欲何所處也曰姑舍是簡責孟子言且置是者不欲以數子所至者自處也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一承一轉一結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

願句是孟子絶頂語必模寫其可望而不可躋之意方子乃所願三字貼前云曾子聞大勇于夫子此言願學孔子正是相照應處而其相傳之脉絡孟之集義即曾之自反而願學者正願學其不厭不倦也其知言養氣工夫必有事而勿正勿忘勿助學何嘗有厭其距揚墨息邪說守先待後教何嘗有倦分明欲以孔子學術自勵而做出事功来又要與仕止久速各當其可相符故毋問伯王不異孟只談知言養氣而以學孔子結之信乎善學孔者無如孟也但學之未到純全地位是以孔子太和元氣流行四時孟子浩然之氣塞乎兩間

若是班乎與然則有同與從皆古聖人来敢問所以異從願學来

子也（三聖人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班齊等之貌）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為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以為聖人矣）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

得百里二段不平。德可以有天下而心則不有天下。千聖心一道同。孔子弟當時不得位耳。若得位時轉移化導之妙如此。非尋常創業者比。然又後偉光明之極。人心之歸。如萬流赴海。這等功用。卻非其所以高千古處。就是夷尹太能有此手段。孔子所以為生民未有者。正以其不為君不有。天下耳。下文賢堯舜冠百王。俱是此意。宰我在當時。那便知事功盡萬世。蓋以堯舜據君師之位。開道統之傳。後來或君或祖述衍其脉。至夫子以匹夫而萃千聖于一心。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博約闡其精一後執闡其危微。令春秋之世。君父之倫炳如日星者。此其賢之遠何如也。而刪述垂教。則又後之人推之。而見其賢之遠也。溫良恭儉讓之德。立道綏動之政。而斟酌

汙不至阿其所好汙下也三子智足以知夫子之道假使汙下必不阿私所好而空譽之明其言之可信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蓋堯舜治天下夫子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言大凡見人之禮則可以知其政聞人之樂則可以知其德是以我從百世之後差等百世之王無有能遁其情者而見其皆莫若夫子之盛

四代礼樂皆子貢親見者。故云我從礼樂也
允百王之德政。皆未有如夫子者也。正謂
百王大略相等。而夫子獨盛也。
豈惟民哉。豈與聖人之於民句相應。出類
拔萃。允聖皆然。而孔子則出類拔萃之尤
者。聖人為人中之至人。孔子為聖中之至
聖也
論聖至事功心術無不相同。然德之盛本
乎心之正。來丑又問所以異。問得只恁精
微。孟子三引言一主事功。一主德政。一主
形性。只是追崇之詞。究竟所以異安在。曰
在知譬則巧一節。
孟子以孔子為生民未有。豈可以學而至。不
幾為虛願乎。曰孔之地位。須生民未有。孔
之心体人人有之。先正云。个个人心有孔
子。又云。心之精神即是聖。孟子直養無害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也拔特起也萃聚也言自古聖人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程子曰孟子此章擴前聖所未發學者所宜潛心而玩索也◎

◎◎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力謂土地甲兵之力

乎此精神。斂而守之。心体完全。是真能學孔者。其所願學事業。欲出乎二帝百王。又豈以伯王之業動心也哉。

○以力假仁。仁與力是兩個。以德行仁。仁便是德。德便是仁。譬與引詩總是寫以德服人之意。非兩層話。

力服是壓服。德服是帖服。王者非以德去服人。只以德行仁。而被其仁者自服其德也。獨取孔子。譬若孔子布衣。既無勢位驅人。尤見以德之意。七十子無一毫勉強。又極流離困苦。自然樂從。乃傾心之極者。尤見心悅誠服之意。

引詩謂武王。言王者以德服人也。重一思字。無一人的心思不服。真中心悅服也。然不必泥定武王上言爲妙。

○通章只重及是時三字。榮辱分頭處在

假仁者本無是心而借其事以爲功者也以德行仁則自吾之得於心者推之無適而非仁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一句就翻下去）**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贍足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王霸之心誠偽不同故人所以應之者其不同亦如此○鄭氏曰以力服人者有意於服人而人不敢不服以德服人者無意於服人而人不能不服從古以來論王霸者多矣未有若此章之深切而著明者也○**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

仁不仁々不仁轉關處在及時引詩正見及時之免侮也若及時而般樂怠傲則當轉為辱故曰自求又引詩書言自著為証其提策當世人主何等痛快精神

仁不仁說心與行事說榮辱就國勢說閒暇指無敵國外患說

貴德尊士一氣說下謂貴重有德而尊顯其人也賢能皆有德者也治人治法皆行仁也及是時者極好處在此極不好處亦在此寸陰當惜急々皇々不肯放过

詩之所云正周公數成王之及是時者孔子贊之深有味乎及是時者之可以免侮也知道者知數治保邦之道能思患而預防也

惡溼而居下也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徒惡之而不去其得之之道不能免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此因其惡辱之情而進之以彊仁之事也貴德猶尚德也士則指其人而言之賢有德者使之在位則足以正君而善俗能有才者使之在職則足以修政而立事國家閒暇可以有為之時也詳味及字則惟日不足之意可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

此及是時三字。更形容得妙。有惟恐錯過好快活時意。樂而忘返。有盤旋之象。故曰般樂

莫福于榮。而淂于仁。莫禍于辱。而淂于不仁。是禍福皆自己求也。禍之時而能強仁。則可轉為福。福之時而少怠于仁。則又轉為禍。莫非己也。引詩書以証。見仁不仁之机。當自決于己也。

心存在是。則言亦不覺在是。心口如一也。

前篇言出尓反尓。此言禍福己求。又云為善子孫必有王者。此皆吾儒之論因果也。顯而有徵。何釋氏以輪廻六道論因果也。而人之不信顯而信隱。何也。

國家誰敢侮之詩豳風鴟鴞之篇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皮也綢繆纏綿補葺也牖户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言我之備患詳密如此今此在下之人或敢有侮予者乎周公以鳥之為巢如此比君之為國亦當思患而預防之孔子讀而贊之以為知道也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言其縱欲偷安亦惟日不足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太甲商書篇名孽禍也違避

○前五節。論王政各有其應。末節勉諸侯而次其應也。悅字與願字相照。願生于悅來。王道以得民心為本。此皆得其心也。五個天下最重。必如是方鄰國之民。仰為父母。方無敵于天下。可以為天吏。五則字皆不期然而然之意。

市廛二節。要說得聖人不得已立市廛關津之心事出。蓋先王節用愛人。公田之入。僅勾用了。此外分毫不擾于民。若百姓盡力田。二法可以不用。只為商賈太盛。故稍摧抑之。何嘗有一毫封殖意思。

廛以抑末。亦所謂門攤錢也。若貨不甚通。只司市者治之而已。言不征則法在內。言不廛則不征可知。

先王之世。鄉村百姓。農夫外俱作府史胥徒。若無職事。即是游手之民。故令出夫家

也活生也此言禍之自己求者○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俊傑才德之異於衆者。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張子曰或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或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蓋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也。廛無夫里之布則

之征以困之使不敢游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不毛者便是惰民。故令出一里之布以困之。使不敢惰也。市廛之民。已取了門攤錢。如何又使出此二件。布幣名。即今之錢也。

氓者。從亡從民。謂流亡之民也。去其本國。而占籍他國。故許行曰。受一廛而為氓。

信能二字重看。謂實實落落能行。不事虛文粉飾也。

○上二節。言人有不忍人之心。而欲其充之如先王。下驗不忍人之一端。而因及四

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戰國時一切取之。市宅之民。已賦其廛。又令出此夫里之布。非先王之法也。氓。民也。信能行此五者。○○承上文振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呂氏曰。奉行天命謂之天吏。廢興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從。若湯武是也。○此章言能行王政則胡戎為父子。不行王政則赤子為仇讎。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

端之皆有。併啟其擴而充之也。若將不忍人之心與四端混攪便非体。不曰人皆有仁心而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最妙。天地以好生為德。而人稟這點為心。則一腔中。含宇宙民物無窮生意。一遇宇宙民物有一失所者。自有耳不忍聽。目不忍視意思。無論古今聖愚俱有此心不特先王有也。唯先王不為物蔽。有是心斯有是政。看一斯字。何等迅捷隨心所出。即為經綸。天下雖大。而本吾一念不忍者運之則治天下可運于一掬中也。正謂天下。只在心上運用。不必他求非是說易也。

惻隱正心之不忍人處。而怵惕特言其乍觸之机耳。此心是自然故為同然。無毫髮

之◎心◎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所生之物因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所以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言衆人雖有不忍人之心然物欲害之存焉者寡故不能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惟聖人全體此心隨感而應故其所行無非不忍人之政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

總振起

他念攙入正所謂第一念猶禪之所云見
量想元也無心之感見有心之真若一出
于計較私情便有此然彼不然者安得謂
之皆有惟先王常如其乍今人不適乍復
其常知擴充之則人人皆先王
心一不忍而已曰惻隱又曰羞惡辭讓是
非何也心非死物有觸即流而總之為惻
隱惻隱者謂心之知痛知癢也才知痛癢
遇可耻便有羞惡出来遇可讓便有辭讓
出来遇可辨便有是非出来自忍不住皆
[illegible]忍人之心也由是一句承乍見来而
因惻隱[illegible]出三者上言人皆有此言無
之非人相關應[illegible]勿
這四種心是甚麽非[illegible]乃平日人所
驚駭以為決不可之仁義礼智的端緒
也可見天下〻仁義礼智人天下人誰以

非惡其聲而然也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也隱痛之深也此即所謂不忍人之心也内結要求聲名也言乍見之時便有此心隨見而發非由此三者而然也程子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謝氏曰人須是識其真心方乍見孺子入井之時其心怵惕乃真心也非思而得非勉而中天理之自然也内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即人欲之私矣

由是觀之（轉下波瀾）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羞恥己之不善也惡憎人之不善也辭解使去己也讓推以與人也是知其善而以為是也非知其惡而以為非也人之所以為心不外乎是四者故因論惻隱而

有曰体為奇特奈何以有四端為奇特哉仁義礼智其実只是一心無数種心因触之而惻隠則説他源頭是仁触之而羞悪辞譲是非則説他源頭是義是礼是智若不因感則四者之名不立也曰端者何也見人影則知是人見鳥影則知是鳥見山中響則知有泉見瓦縫烟則知是火見囊中尖則知有錐仁義四者是性体惟于發見處見得耳故曰端正以照起擴充之意下孟即情之善以証性之善故直曰仁義礼智發語原自不同

四体之喩極妙四体身所運用四端心所運用氣脈相貫故身終日運用而不能劳四体精神流貫故心終日運用而不能劳四徳即良能也而自謂不能非自賊而何知字根良知来従良知動處求満良知也

悉數之言人若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所以明其必有也惻隠之心仁之端也羞悪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惻隠羞悪辭讓是非情也仁義禮智性也心統性情者也端緒也因其情之發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猶有物在中而緒見於外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直截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四體四肢人之所必有者也自謂不能者物欲蔽之耳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

能字本良能来充其良能以实其良知也擴充者此心良知常惺徹常流行則火然泉達自不能已愛牛一念王道可成知恥一念聖賢可至充非有加也錫疇徧蒲云耳只重一知字始然言其燎原也充言其有種也始達言其放海也充言其有源也火有真種只勿撲滅之不必外尋火来助他而燎原必矣水有真源只勿壅塞之不必外尋水来益他而放海必矣論必之充其机若此便有駸駸及天下莫禦之勢特患不能充耳苟能四句方实責在人身上說與上先王相應二始字從端字上去足字從然達上見來足則亦未充也充之無不足着至論所〃足保正以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一腔具有四海推之無不運乍亂可以為先王也

泉之始達。苟（頓挫）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四端在我隨處發見知皆卽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已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程子曰四端不言信者既有誠心為四端則信在其中矣愚按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

○孟子曰：（句起）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指點明快）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惻隱之心人皆

◎此章為當時諸侯發始終勉以強仁之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毕于自賊盖由於術之不慎術是心術向于仁則仁向于忍則忍欲端心術者必擇乎藝術也故下文急以擇字領之

尊爵二句一直說天所寵綏元者善之長而人處之則為至安之宅也吾以天爵自處常尊即常安心在天理上即安心一出于天理即為人欲所役而不安不尊矣

先言是不智也欲人以是非之智擇為仁之術繼言如耻之砍人以羞惡之義決為仁之机

人役還是天理為人欲所役方與矢之役相非盖當時諸侯皆役人者皆不仁不智無礼無義人也七雄各不相下安在為人之役弓人矢人耻為弓矢棄其技而不

有之是矢人之心本非不如函人之仁也函者為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為棺槨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為美（證仁字）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繳）不智也（智字）里有仁厚之俗者猶以為美人擇所以自處而不於仁安得為智乎仁義禮智皆天所與之良貴而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故曰尊爵在人則為本心全體之德有天理自然之安無人欲陷溺之危人當常在其中而不可須臾離者也故曰安宅仁道之大如此而自不為之豈非不智之甚乎

不仁不智（激發他）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耻為役由弓人而耻為

爲足矣。何以爲必不可免之喻。弓矢爲技所役。而至于惟恐不傷人。雖有一念愧耻之良。終爲利所昏而不免。不仁者爲人欲所役。而至于率獸食人。豈無悔悟之良。亦終爲欲所迷而不免。此其心之受病處盡相同。故舉以爲喻。是以弓矢之耻。不仁之耻俱良心不容泯沒。便有端仁之机。欲免此耻。莫如爲仁而爲。仁知在自反。所以爲心之役者與人無與也。仁者如射正從上莫槩意發明之。見仁爲己之尊爵安宅。爲仁者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使復本心之尊而道心爲主。人心聽命矣。心曰天君曰神明。可見尊爵之義。宅由天之與人予奪可知。安宅之義。○此論聖賢樂善之心。非是以舜之大形禹由之小也。子路聞過即喜。亦是舍己從

弓矢人而耻爲矢也以不仁故不智不智故不知禮義之所在如耻之莫如爲仁此亦因人愧耻之心而引之使志於仁也不言智禮義者仁該全體能爲仁則三者在其中矣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引諺也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周子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諱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程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亦可謂百世之師矣禹聞善言則拜書曰禹拜昌言蓋不待有過而能屈

人爲聞善言則拜取人何嘗不樂此儘不小然人未告時作何商量善未聞時作何作用舜一生只是取人未嘗一毫自用人不告而心常虛善不聞而心常受其視禹由周是不同此舜之大也而非對禹由比也大舜有大者對恒情自用則小言也末之莫大則從舜說到君子身上打轉上文大字非比上深一層也舍己二句正善與人同處取諸人二句又打轉善與人同而斷言之故君子句又推開說有無窮之思善與人同者舜之心空空洞洞以此善做字由公共的道理人可以合之我我可以合之人不見人所爲是人善己所爲是己善然何以見之舍己善以從人善而善之在人者皆樂取而爲之于己也舍己善非己有善可舍也舍己之聰明智慧不自用

已以受天下之善也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己未善則無所繫吝而舍己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彊而取之於己此善與人同之目也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取彼之善而爲之於我則彼益勸於爲善矣是我助其爲善也能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爲善君子之善孰大於此○此章言聖賢樂善之誠初無彼此之間故其在人者有以裕於己在己者有以及於人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

也即好問好察。隱惡揚善用中於民之事也。不自用而惟人是從。於人之善樂取而為之于已。此真忘已。而渾天下于一腔也。無非取諸人。重為帝一邊。方見旁達一心。真能樂取。而非一時之勉強也。此等樂取。是以善為天下同有。而與人同為之也。善與人同。舜之有大如此。非感助之說也。君子句由舜推說。謂人心本体原自萬物皆通。推與人為善。則宇宙皆我方寸。乾坤皆我吐納。心体之大。寧有量哉。君子之善不如此。不足以要其大之極也。
舜之心事。惟孟子道得出。不得不以舍字從字取字形容之耳。其實聖人與善為一。忘乎其從。安知其舍。忘乎其為。安知其取。其舍即取。其從即為。初非二事。舜無心也。
○此章乃蔽兩以頭學之意。非論夷惠也。

非其有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塗泥也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屑絜也不屑就言不以就之為潔而切切於是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

只看起束語。便知是論去就。似不必入清和言也。叙夷則一節緊一節。便可想見隘。叙惠則一節鬆一節。便可想見不恭。二子受病。全在二不屑。清之極必隘。和之極必不恭。非源弊之説也。如不念舊惡。三公不易。亦是好處。然只救得一分。故不得那九分偏處。

夷以世不足與。而明絶之。惠以世不足與。而姑寘之。皆持一點遺世之心。於世道何濟。故論其心。其不可一世者。高出於百代。故曰百世之師。論其迹。則夷涉于隘。惠涉于不恭。君子當得其神。而不由其迹也。時可以去。則借夷以激世。時可以就。則借惠以渾世。而総之無可無不可。必以變通濟時為事。交以道。接以禮。斯受之而已矣。兆足以行。而不行後去。未嘗終三年淹也。亦

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不隱賢不枉道也。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𧕭為爾至焉能免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背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者。言欲去而可留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隘狹窄也。不恭簡慢也。夷惠之行。固皆造乎至極之地。然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故不可由也。

明是顯學孔子之意觀其周旋于齊梁宋薛之間。不絶之以為潔。亦不玩之以為不足與。此可想見其所由也。若曰不夷不惠之間。清和相濟。不我為予莫之執中乎學者須識孔孟濟時行道之心始得

○王道以得民心為本。而民心之所以得在得道。得道二字。乃一章之要。人和內已含得道意。人豈有無道而能和者。故曰是承接之詞。非推原之詞。

當時孫吳談兵。亦知此三者為要。但不知重人和耳。孟子特較其緩急而歸重人和。非謂二者可盡捐也。

人果真得道。以之環而攻。固無不勝。以之守亦必不委而去。是併天時地利俱得矣。

域民三句。項地利無關人心來說。得道六句。正言人心所以和也。天下順之和之極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時謂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值天時之善者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也蓋大道若春風和氣盎溢宇宙之間若一得道。自然感孚。自是多助。而得道者何也。所謂得其心有道也。以仁心行仁政是也。

域民句作主。照下得道多助說。一得道而民心皆順。一失道而民心皆畔。則封疆不足以域民也。封疆既不足域民。山谿雖險。莫險于民心。而何足以固國。兵革雖威莫威于民力。而何足以威天下也。合天下而皆順。方是真和。以我天下所順之君而攻親戚所畔之國有不戰而自服者。故曰。王者無戰。即戰亦無不服。必以人之和也。非是說以天下所順之民去攻戰也。亦不必說不戰則已也。

○通章立言根子。從賓師自處上。托疾以辭。正自表其辭召之意。以激悟之也。所以

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爲守也 鋪張承上二段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 翻下主 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域界限也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 尹氏曰言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

微悟之者。明示以自重之道。而不敢失賓師之礼也。

故將二句極醒透。齊王是用為善。當以大有為之君自待。以所不召之臣待孟子。乃托疾以召。非礼也。故孟子以此婉辞使之知也。觀後章數語是去齊之日猶惓惓以大有為望之也。須通前後章會其所以化工齊王處。便識得所以不應召之故。

出吊之意。得直達于王。托疾之意。孟仲子能直言之。則可以得已。惟其不然。故不得已有景丑之宿。即出吊之心也。謂東郭景丑皆齊臣得以言于王而冀其悟也。

而有疾不能造朝孟子本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召孟子故孟子亦以疾辭也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疾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式周旋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不得已而

未見所以敬王。孟子明知丑之問意。而姑以非堯舜不陳應他。此其論議喫緊處。孟子敬王是實敬王。敬孟子是虛文。王若實敬。則必從而受教。有謀則就。尊其德而樂其道矣。頃乃召之。分明是恃其貴之尊。而不知有德。故下文謂之慢。凡人之敬心。每衰于敢心。孟子一念不敢之心真兢兢然。不敢藐君以不能。是何如其陳善。不敢陷君于有過。是何如其閑邪。君臣主敬者。蓋主以不敢之心也。若說尊君之大。便豢責難之恭。不切敬字。齊人未必有此腹誹。齊人那知仁義之美。孟子特借言以形己之敬耳。引礼重不俟駕句正發上不敬之意。丑蓋以臣律孟子。而不知賓師不與臣同。

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孟子所言敬之大者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

仁統萬善無所不有故對富說義最高潔巍然物表故對爵說曾子以此敵晉楚孟子以此敵齊王共是一道此道不明故當世惟知有爵而敢于慢德不知爵特尊之一耳而達尊于天下共有三者朝廷三句正申明所以為天下達尊也爵至朝廷是爵之無三上者齒至鄉党是齒之無二上者都是更無所抗壓的輔世是輔翼世道有世不可無此人若輔車之相倚者然長民是長率民生民皆聾瞶若吾獨為開之這樣德推乎鄉党達于朝廷皆不得而抗壓故曰莫如下文不召之臣正是此等人孟子是把師道與君道並看共是一尊爵不過尊之一耳烏得自以為無對而視齒德皆其下遂慢之哉此只據尊之同上論道理而非是指齊王也論齊王意在言外

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禮曰父命呼唯而不諾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言孟子本欲朝王而聞命中止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舉三達尊見不可召意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

不直曰不召之臣而曰必有所不召之臣
有所二字就君心説見君之待臣豈泛然
不召而有所不可召者必不敢以召加之
欲有謀則就之也必如是尊德樂道乃可
有為自古名世皆以此卜君之賢否為已
之去就也尊德者尊其輔世長民之德樂
道者樂其堯舜仁義之道惟見其道之可
樂方能尊其德也所云尊者為之受教而
學焉是也湯桓皆尊德而受教者非真先
師後臣極尊禮而委任之也是人君能大
有為者必由尊賢受教也実有尊賢之心
止曰將大有為直至尊德樂道不勞而王
方叫做能大有為將字最可味
慢字照上敬字数字照上學字不敢不可
等字是孟子文字最妙處
管仲無道德可尊桓公尚不敢召况羞管

慊恨也少也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曾子之言而云夫此豈是不義而曾子肯以為言是或别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説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哉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

不如此不能行其仁

義之學以仁民

大有為之居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程子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也為是故耳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

仲希堯舜抱大有為之謀者而傾可召哉德媲伊尹遇不管仲此孟子之終穷也辞若激烈而實是教君之言謂人君有富爵俟自尊了不臣無可尊崇他處直把仁義輔他為堯舜方是敬之極是王雖有爵必要我輔世長民方可大有為如何反来慢我言甚涵含不可執為傲王之氣象也孟子遊事齊宣以師道自處而欲朝王者所以涵其權于王不敢以古帝師自執也乃王托疾以召故及辞以疾而出弔托宿其心有不屑已者所以為卿不受祿也蓋就見則以不召之臣待之後雖位以卿亦師也召見則以賓臣之間待之後雖名以賓師之臣矣君子慎始進豈肯苟且以啚功名故抗礼于萬乘而不少假與孔子載贄求見大不相同也戰國德衰于春秋賓

霸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醜類也尚過也所教謂聽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有波○欄且問臣○○孟子之於齊處賓師之位非當臣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賓師不以趨走承順為恭而以責難陳善為敬人君不以崇高富貴為重而以貴德尊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

臣師臣之風覺復振。何也。非臣失師道尊。乃萬乘偽節路也。七雄以折節下士而窮國者四。其餘皆效尤之智。者睹來萌便知尊君卑臣有君無師之漸。胎于此矣。孟子生于其時。欲存古帝師之餘羊。不得不為此。以振洙泗之脉。非孔之不幸。實孟之不幸也。

○齊之餽。非尋常交際也。或覘孟有去志。而姑羈縻之。如是而受之。則墮術中矣。若曰餽出至誠。則身為客鄉。受之奚不可。而故却之也。孟子此意。名不明言。第曰未有處。又曰不可貨取。其言隱隱可思。

皆是對非字。不用出義字為妙。未有處重自家說。蓋小人貨利來交。假托名義。俗有設詞。全在君子之自處也。貨之當睹字看。不曰取貨而曰貨取。蓋取貨我作得主。貨

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孟子曰皆是也折皆適於義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贐送行者之禮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時人有欲害孟子者孟子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孟子為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

取。則是貨為主。而我為奴矣。語意有味。戰國之說士有欲。惟孟子無欲。故列國之君因說客而轉重孟子也。宋薛一過都耳。猶重餽若此。視絕粮陳蔡何如哉。

○與士師不能治士同一机軸。此正逼迫人良心。使不得不動處。所謂性善宗旨也。但其心能動。而不知擴充。亦何益矣。然何以不使之知。心可使動。不可使知、如泠煖須人自會。

君臣皆當恤民。諷距心。見責不容辭。非諷之云。諷王處見。仁政當行。非徒使之悟罪而已。牛羊一段。意思已含在失伍內。特因不信而由明之耳。惜乎齊君臣悅而不繹。可嘆也。

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貨字結煞。渾。）無遠行戒心之事是未有所處也取猶致也○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受取予惟當於理而已○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戟有技兵也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去之殺之也（進一步）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子之失伍言其失職猶士之失伍也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非我所得專為也曰令有

求之而不得固當去未嘗求之罪將何諉耶。一去豈可以塞責故孟子誅其責之無辭也。距心之罪。是悟不求之罪非認不去之罪也。司以民為重即求之不得亦當權宜濟變若汲黯之發粟可也。輕言去耶。

見王乃孟子本意前二段特因觀風齊邑。而徵坐視者耳。為王誦非稱孔距心也。是為百姓訴一番。因若欲王軫念民瘼也。將上文許多留話。縮作四字。而許多說話。俱在日前。此文字之聖品也。

邑有先君之廟曰都。左傳文也。此當是都鄙之都不然。五都皆立廟耶。

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切當令人頓悟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牧之養之也牧牧地也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仕而去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為都治邑也為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知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邪

○孟子謂

⊙孟子謂蚳鼃言責之事也。去就聽命于官。孟子自處行道之事也。出處聽命于道。孟子非不言。當善道之。與諫諍不同。言不從去。非不去。不黙從容俟之。與致臣去不同。

孟子只是激之使言。何嘗諷之使去。然當諫而諫。當去而去。事君之忠。守己之義。兩得之矣。孰非一激之力哉。

齊人譏孟子畫不能去一邊。不知孟子賔師之位。特有卿之名耳。進固由己。退亦不隨人也。孟子明已不去之故。進字帶説。

官守言責。當以辭靈丘請士師証之。古者封疆之臣。各有土地人民之寄。謂之官守。朝廷之臣。為王耳目股肱。凡有所見。皆得上聞。謂之言責。後世補闕拾遺之專官。遂

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致猶還也齊人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譏孟子道不行而不能去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將府部諸臣。皆目爲官守。非古法矣。

○齊王勞孟子出弔。特借以爲重。孟子之去。或委曲行道之一節。齊於凡弔礼事。不以相煩。故使王驩爲輔行。凡事皆驩令有司治之。然亦不嫌商量。其曰予何言哉者。非詞也。假使事未治。遂與之言乎。孟子料得邦交弔祭。有司治之。即與驩行無妨。但不與言。以致自守之嚴耳。目玩下章簡驩之答。真得孔子待陽貨之家法。

○當時墨氏道興、世風趨薄。故充虞猶疑乎侏之美。何怪臧倉之毀哉。使孟子果受

以官爲守者言責以言爲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故其進退之際寬裕如此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輔行副使也反往而還也行事使事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言有司已治之矣孟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如此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

十萬之祿。則充虞決不以為疑矣。孟子論至情。至于無使土親膚。論至理。至于不以天下儉其親。此真萬世無容議者。然後盡于人心一句最重。先王不禁人厚斂。人自盡其心也。曰校。曰悅。盡己心而無歉也。不致恔且悅。則猶是儉其親。而非盡心矣。

古者二句。乃引起下文之詞。非直然後。然相呼應。然後二字極有味。說到。盡心處。凡可以用。情者。無不為之矣。

不得為者。決不忍誣其親。得之為有財。決不忍儉其親。無非。天理。人情之至。

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竟有人以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謙 孟子 嚴急也木棺木也以美太美也 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度厚薄尺寸也中古周公制禮時也椁稱之與棺相稱也欲其堅厚久遠非特為人觀視之美而已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得之為有財言得

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看来天下皆外物。惟親至重。盡天下無可為報者。豈忍之而不用。此語極懇惻。極痛切。興起人心。有關世教。非特論一木之美而已。當參滕文公墨者夷之二章看。

〇此章妙在以燕伐燕四字。非堯舜而行禪受。燕固一燕也。非湯武而行征誅。燕又一燕也。孟子就燕論燕。未嘗輕貸燕。亦未嘗輕許齊也。而豈有勸之事哉。沈同亦是私承王命而問。觀以其二字可見。

之而又為有財也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比猶為也化者死者也恔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近其肌膚於人子之心豈不快然無所恨乎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自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善論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

頓挫

上節重一王字。下節重一天字。國祚興亡。皆宰于天。惟天吏則代天以行其興亡之權。國土予奪。皆掌于王。即有臣可以柄國。亦必稟命天子。始可以封之。故不告于王則不得以己意。授受國土。既非天吏。又安得以己意。擅伐人國也。燕之無王。齊之無天一而已矣。

孟子不曰無之。而曰未也。孟子明知其當伐。若有仁主吊伐。亦必勸之。如伊尹說湯。伐夏救民。何不可者。齊不行仁。未可與議。故曰未也。而不曰無之。

異於是以私問非王命也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解析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緊要只二句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天吏解見前篇言齊無道

○陳賈為君文過。而孟子陰刺其心。末節雖泛論古君子。而諒其來意必為文過而設。故言古今之處過以徵之。由其素有知言之學。所以言之親切如此。
齊王之慙。正一念悔悟之心。善引君者。必有以教之。而更其過。何陳賈口実于周公也。不知周公之過。生于兄弟。不料其惡而惡生焉。過在叔。不在公也。即流言破斧。周公不得辭其過。而天理人心。所不忍逆者。周公之。出于不得已耳。周公弟也二語。可謂片言折獄何等斬截。

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
齊破燕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
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
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
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
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霍叔監其
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

陳賈定要坐周公以不智之過湊于王乎一語。其不敬殊甚。不知周公是弟。而管叔乃為之兄。公不使管叔而使他人。則又陷于無兄之罪矣。公以天理人倫為至明在天理人倫上此外不看一些意見。何害于明。故寧于為兄受過。而過為公之必不可無者也。若齊之于燕則不可同年而語矣。公之過是該有的。齊王之過是不該有的。又安得據以為解。

周公之過之宜。自來誰人敢道。所謂聖人能至無過之地者也在此處着眼。

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言周公乃管叔之弟。管叔乃周公之兄。然則周公不知管叔之將畔而使之。其過有所不免矣。或曰周公之處管叔不如舜之處象。何也。游氏曰象之惡已著而其志不過富貴而已。故舜得以是而全之。若管叔之惡則未著而其志其才皆非象比也。周公詎忍逆探其兄之惡而棄之邪。周公愛兄宜無不盡者。管叔之事聖人之不幸也。舜誠信而喜象。周公誠信而任管叔。此天理人倫之至。其用心一也。

且古

不重論古。重責今上。古人之過。關係宗社
國家。皆見皆仰。乃天下臣民所同也。只自
家心事。不自掩護。如何改得。且古自人見
之為過。君子原是無過的。如日月之食數
句是乎過則改之外。又說今不自諱。以照
豈徒順而為之辭。便進一步語也。
古之君子節。已推開說。人已也之。暗影周
公破斧之事。為之辭。暗影貫之來問援古
文過也。俱從說重文過邊。
○孟子為行道久留于齊。道不合而去。王
果欲留之。當思改前日之非。而翻然悔悟

之君子過則順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
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
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為之
辭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
明故民仰之順而為之辭則其為惡深矣
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
非文過也○林氏曰齊王慙於孟子蓋羞惡
之心有不能自已者使其臣有能因是心而
將順之則義不可勝用矣而陳賈鄙夫方且
為之曲為辯說而沮其遷善改過之心 ○ 孟
長其飾非拒諫之惡故孟子深責之
孟子致為臣而歸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故去也王就見孟子

神明

為尊德樂道之誠。孟子亦可止矣。然全無留之之意。就見之言。詞氣緩懈。曰繼此而得見乎。明是聽其去矣。他日之言。全是顧惜自家体面。欲以區區之祿羈縻豪傑耳。此正是戰國畏士之陋習。孟子亦不以義之精處與他說。只粗粗說个不欲富。使知其志不屑此。或悔悟。所以不可留之故。又未必不可留也。曰中國授室。使不欲他朝廷之上。曰有所矜式。便遺了其君用之一邊。不明謂其迂濶難用。而使之坐鎮雅俗。以博養賢之空名耳。故孟子直以為不可。孟子於崇之見。已覘道之不能行。故只受个客卿。而不受祿。尚冀或有可行之机耳。及終不能行而去。則更拂不受十萬之心矣。其引季孫之言。若曰。王之為政。已不用

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矜敬也式法也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

我。而我又使弟子受萬鍾乎。是果欲富者所為乎。如欲富。則不須用與不用。先受十萬矣。豈以王不用我。則之已矣。且受此萬鍾乎。齊庭可作壟斷吾身之賤丈夫矣。可乎哉。孟子之非欲富。則所欲在用可知。特未明言。而王之不能用。在姑舍女所學而從我處見也。

欲富貴。人心所同。私龍斷。叔疑所獨。故曰異。專利于身。而禍貽于后。此賤丈夫之所以賤也。只緣欲富一念耳。欲富二句。貫至末。及復明萬鍾之不可留。

市中爲浮岡壟登之。豈盡見四方之利。只是極形容市人計利之狀。必求者。罔利期

爲欲富乎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我前日爲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是我雖欲富亦不爲此也奇甚妙甚如光眼線達若○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斷若續膠青鹽味不即不離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斷岡壟之斷而高也義見下文蓋子叔疑者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爲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登龍斷者之所爲也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

于必得也。左右望者，目無遺見也。罔者，手無遺取也。當時縱横之士，朝叩閭暮抵壁。走大國如騖。此必求龍斷者也。東馳西突。求遂位高金多之欲。以驕妻嫂。此左右望罔市利者也。孟子鄙之為妾婦。又鄙為賤丈夫。妾婦者，婦女之無鬚眉也。賤丈夫者，商賈之飾衣冠也。逐客坑儒，非自賤者有以啟之哉。

○孟子于齊王，既不能如繆公之待子思。固無以安孟子矣。次之齊廷諸臣，更無賢者為之維持調護。孟子又能安其身哉。孟子之德，不愧子思。當得繆公之待。故未以不及子思為言。引洩柳申詳云者，明齊之無賢臣耳。

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以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故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矜式者。但齊王實非欲尊孟子，乃欲以利誘之，故孟子拒而不受。

○孟子泰山岩去齊。宿於晝。有欲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岩氣象隱几而臥。隱，憑也。客坐而言，孟子不應而臥也。客不悅曰：弟子

觀子思二段語氣。及為長者慮等語。則為王留行者。必君側之臣。平日能聞說于王前者也。七篇孟子自作。何獨隱其名。豈有所諱乎。

二段俱重君上。一是達其尊賢之心。一是堅其尊賢之心。當就平日言。此時孟子亦不住矣。可留必王能改能用。豈在區區一命。若云有命便可留。則前時子之言。非王命乎。子思留于繆公。亦非臨去時事。

子思師道。泄柳申詳臣道。孟子以賓師自處。故又獨舉子思為言。而齊臣之不能為孟子調護。不必言矣。

子絕二句。只平平作詰辨法。令他自悟其非。不可說煞。

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感慨）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宿。齋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候伺道達誠意於其側。乃能安而留之也。泄柳申詳。繆公尊之不如子思。然二子義不苟容。非有賢者在其君之左右維持調護之。則亦不能安其身矣。（二句結法）子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者。孟子自稱也。言齊王不使子來。而子自欲為王留我。是所以為我謀者。不及繆公留子思之事。而先

⊖尹士訊孟子。在濡滯上。孟子亦只在濡滯上辨之。孟子一腔心事。全在王由足用爲善一句。故王如用予。則天下之民舉安。是安天下者。孟子之本心。而惟齊有可秉之時勢。宣王愛牛一念。可以擴充庶安齊以安天下。非若戰國之士功利止于一國而已。孟子留連顧盼不忍捨之意。正在于此。

孟子須在濡滯上辨。亦照着干澤不明。答千里見王爲行道計。即涉干澤而不顧。不遇故去又不忍速去。豈以濡滯爲譏。且王足用爲善。用予則天下舉安。是王實可爲湯武也。而王之不能用者。則一暴十寒。所謂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者是也。孟子

絕我也我之臥而不應豈爲先絕子乎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玆不悅干求也澤恩澤也濡滯遲留也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欲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見王欲以行道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比也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

分析

之如之何哉。况天未欲平治天下哉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是出晝時望也。見出晝之心。猶是望王之心。予日望之。是出晝後望也。見歸去之心。猶是望王之心。總是心切于救世。精神全在數个予字。見已戀戀于齊不捨之意。用是用孟子之王道。則改。是改功利之鋤習。若云有甚失礼處。而望其改則看小了孟子。由足用為善者。由不忍一牛之心。足以保民。由不若與衆之心。足以言樂。由吾甚慙之心。足以蓋愆。由善哉言之心。是以行仁惜終蔽于舍学從我是上心自由而不由孟子也。

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所改必指一事而言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王如用予感慨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浩然如水之流不可止也揚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好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為善若乃其心不然而謬為大言以欺人是人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何善之能為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

尹士之君子路上人。平日見孟子氣岸軒舉意甚去之必決。而不知君子以生民休戚為重輕。不在一身氣節上見也。聞言而以小人自居。識見加人數等矣。

○不怨不尤是聖賢一生心事。悲天憫人。是聖賢一生擔當。不怨不尤。故悲憫也。充虞之問正是欲釋其憂。又欲辨己之惑。非是詰其言行不相顧也。彼一時。此一時者孟子就充虞所見聞者言之。明己所以不豫之故。而不怨不尤之學。則未與深言也。玩以有二字見自古明良遇合有一定之期。今數已過時已可。而不得一王者。此所以不能無不豫也。良以天未欲平治天下耳。夫字緊有感慨。如

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悻悻怒意也窮盡也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此章見聖賢行道濟時汲汲之本心愛君澤民惓惓之餘意李氏曰於此見君子憂則違之之情而荷蕢者所以為果也○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路問於路中問也豫悦也尤過也曰彼一時此一時也彼前日此今日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武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者為之輔佐若皋陶稷契伊

欲平治四句乃轉足上句之意。若云。如天欲平治。則名世在我。王者亦必有興。而吾何為不豫。惟天未欲平治。故吾雖抱名世之具。而遂無王者之君。所以未免不豫耳。非憂世樂天之說。聖賢無日不樂天亦無日不憂世。原非二事

試觀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為君子之樂。則知今日數適時可之憂。憂者。憂天地之否。生民不被堯舜之澤也。樂者。樂堯舜之道。于吾身親見也。而總之。所性不存。可見不怨不尤者。正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之真性也。若憂樂之情。則亦發之中節者耳於本性何與。

一見思去。何出晝之遲遲。此豈者所深疑也。然孟子之意。明知齊王不足有為。而時勢可乘。无如齊者。且宣王在七雄中。猶名

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屬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可以有為之日於是而不得一有所為此孟子所以不能無不豫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用世之心到底在言當此之時而使我不遇於齊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為不豫哉然則孟子雖若有不豫然者而實未嘗不豫也蓋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有並行而不。悖。者。於此見矣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

能下亦。又天資朴实。尚可足用為善。而為鄉而不受祿。欲以施其化導之微權耳。學者當知聖賢之救乱世。如慈母之状死子。有一分未絶亦。不肯丢手。此便是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天下有道。丘不與易家法。孟子先仕齊為卿。或亦受祿。只因歸葬其母。再来齊時。齊王間闊已久。為羣小所蹇。甚尊賢之雅。不似往昔。故相見于崇。便有去志。所以只受爵而不受祿也。雖曰國有師命。不可以請。亦是屬望于齊之意。不忍恝然。便去固知師命之論。有雜于言者矣。顧涇陽曰。出晝之論。愛民之仁也。居休之論。料君之智也。自並行而不相悖。合看數章而孟子出處去就。可槩見矣。

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孟子始見齊王必有所不合故有去志變謂變其去志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無卿之談非本情師命師旅之命也國既被命難請去也○孔氏曰仕而受祿禮也不受齊祿義也義之所在禮有時而變○公孫丑欲以一端裁之不亦誤乎

孟子卷之二終

四書代言孟子三卷

西安 方應祥 孟旋父 纂
新安 江起岷 玄浪父 校
盱江 朱廷誨 爾忠父 閱

孟子與列國諸君所言，皆是性善之旨。但諸君習尚已深，只可隨病施治。惟滕世子習染未甚，過宋一見，東夷好德之誠，于此可徵。故直與之道性善，而稱堯舜以實之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堯舜此性，世人亦此性。人皆可以為堯舜，特在人盡性以為之而已。是孟子所稱，非唐虞之堯舜，乃貌世子自心之堯舜也。堯舜者，道之祖也。舉世所驚為決不可及者，故稱堯舜以論可為，則性反德功，無不可為者。此重在堯舜同此一性，以見其善，正是人人可為，非是引堯舜以証性善而已。

孟子卷之三　朱熹集注

滕文公章句上　此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斬〕道性善，◎〔截〕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門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

道者率性也。道率于性，只是一善。無聖愚，無古今。其生同，其性亦同。故曰一。正謂堯舜不殊于我也。而何可以為堯舜為難事而疑之也。

成覸三人之言，皆得手語，直窺性命源頭，故信之深，而言之斬截如此耳。非引之以證道一。正教世子勇猛下手做工夫也。古人為聖賢，擔當甚大，認取甚真。曰我曰予，是認自身即聖賢。彼與我一，故曰吾何畏彼哉。認自身即舜，舜與予一，故曰有為者亦若是。認自身即文，文與我一，故曰我師。師心之精神為聖，從精神內便可作聖。此千古盡性之要訣也。

然後為不善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有他說也。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為，則皆如舜也。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為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

為善國在性上為。不在國上。若在國上為。將益疑畏矣。孟子以瞑眩之藥進之。正謂其受病處。在疑畏之一念耳。舜以畎畝升聞。文以百里興王。何不可為也。須勇猛于性地上做工夫。下文喪礼井田。皆性善作用處。然滕文欲行喪礼。而不免百官父兄之沮。欲行井田。而不免許行之壞。若非十分勇往。安能行得。孟子此時。早已慮到了故引書以激之。下文一曰是在世子。一曰子力行之。皆是此二句之意。

○世子能行喪礼。其根原全在於心終不忘處得來。言于宋者。性善之言也。值親之喪。真性發見。故有之鄒之問孟子教之緊要只在親喪固所自盡一句。曰尽不可一

其不我欺也孟子既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引此三言以明之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憤亂言滕國雖小猶足為治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免則不足以去惡而為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而旁通之則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

毫不慊。曰自尽。不可一毫外求。曰固所自尽。在獨斷獨行。而不可一毫沮格也。曰不亦善乎。謂其從性善發源也。曰自天子達于庶人。三代共之。見其性之一。當各求自盡也。曰不可他求。是在世子。從他性之善堅其當自尽也。曰是誠在我。世子信其當自尽也。五月居廬。未有命戒。果能自尽聽冢宰之礼也。顏色之戚。哭泣之哀。果能自尽。位而哭之礼也。百官父兄之不欲。性而發于習也。可謂曰知。四方来觀。弔者大悅。則可驗性之相同。而自尽者之感而必應也。至此而不忘于心者。果可見于行事。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世子之傅也事謂喪事）

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至情）◎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已也三年之喪者孝子

魯不行三年之喪。自文公宣公始。非周公之法也。魯秉周礼。故舉為言耳。志之先祖。立法之祖也。父兄百官所謂先祖。誤認變法者為先祖矣。吾有所受之。是代為先祖教後人之詞。

三年之喪。戰國已不行矣。昔者成王崩。康王葬畢即位。諒陰之制不行。自康王始也。或其特別有制。如墨縗之例。然當時已不可考。故百官父兄不欲也。父兄百官以世子復古礼。則亦當同行。所以不欲。

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三年也書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疏食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而魯祖周公為長兄弟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

古礼必從學問中講究因未學故知之未
透徹而本心之不能自已却是雖善之良
所以又有之鄒之問
不可以他求正申明自盡之意謂此礼世
子當自尽何必求之父兄百官而問其足
不足也只自尽以感之而已
引孔子之言直至必偃歸重即位而哭一
句以先百官有司也又以上好下甚明先
之之意又以風草相感明上好下甚意是
在世子謂其於父有子道而于人有君道
先之風之心只自盡其心非爲要百官有
司行礼而故先之風之也

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劒今也父兄百官不我
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是何根諾
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瞑眩○之○事○
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卽位
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
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
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肯子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
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言不可他求者然
言當責之於己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是誠在我。世子能勇猛直任也。違衆論而
斷然行之。真性善之作用也。觀者。因其復
古喪礼而来觀也。吊者。同姓異姓之國。諸
侯五月而葬。同盟畢至也。百官族人。可謂
曰知。照上不欲看。觀悅二字。宜互看。此可
見世子自盡其性。可以感人之性。而上好
下甚風行草偃之机。有必然者。堯舜之道
孝弟而已。人皆可為。豈虛語哉。

右二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
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
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諸侯五月而葬未葬
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令
教戒也可謂曰知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
○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之喪
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
初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其
良心而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
舜之說則固有以啓發其良心矣是以主此
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
行則亦反躬自責慚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
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

○通章重民事不可緩也一句。下俱說民事。詳論為国之道。前段重制産。須行助法而又申庠序學校之教。后段重正經界。分田制祿。而別君子小人之分。若以養與教對說。則失本末之難。以給小人養君子對說。則失賓主之辨以助對貢說。則失立言輕重之辨。

國依于民。民依于食。民命即國脉也。只緣人主視為二事。故以為可緩。而失所以為國矣。孟子此語。真億萬世培植生灵維持國脉之至計也。引詩見周公之重民事。民也播之君将責其所播者以為國。民也亟之君安得視其所亟者以為緩

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將復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

道字影着下恒心說。恒心得于恒產便該有行助設學意在內。能制產則不罔民而為仁人必恭必儉。礼下而取民有制也。壹儉而取民有制上。然制產中有分別君子之祿在內。故举礼下之恭。與取民之儉並言者也。見此取民之制。不可因礼下之祿。以暴征于民也。不仁罔民。便是為富。賢君恭儉。便是為仁。引陽虎之言。欲為仁者必制民之產。而取之有制也。

三代之君皆仁民者。名雖若殊。實則十分取一。無多取也。徹者二句。正申助徹相通之義。公刘殷之諸侯而曰徹田為粮可見殷亦徹矣。二法實同。但殷周立國之始著為一代之令。殷用助。周用徹耳。

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以制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之恐為富之害於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為井田之制中為公田其外八

觀下文請野二句。自是行周之徹法耳。只緣當時徹法尽変爲貢。更不知周之所行。即是助法。故抑揚貢助。以見助之不可不行耳。龍子所論。是說后世行貢之弊。若立法之初。未嘗不善。彼時歲則三壤。底愼財賦。安有使民若此之困乎。

凶年取盈。雖說貢法之苛。隱〻形助法之善。助則公田爲君子所得。私田爲野人所受。豊歉相均。安得流弊至此

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爲十一分而取其一盖又輕於十一矣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爲民父母使民盻盻然

夫世祿滕固行之。是因其已行。而見急々當行助法也。世祿皆出自助法之公田供亦不行助法。則世祿之費。不過貢法上加賦以給之耳。是君子受惠。而小人重困也。助法安得不行。說行世祿。正見當初曾行助法。而今不可不復也。

引詩非証助之善。亦非敎以法祖也。正言盡制如文武周公不能外助法以制地。即今典籍尽廢。試就此詩。想像周亦用助。々實相沿至今。其當行明甚。

將終歳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狼戾言多也糞壅也盈滿也盻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提本意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爲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詩[illegible]

恒產旣制。恒心可興。故以設學繼之。庠序節。論三代敎民之法。非謂當兼設也。當酌在鄉在国者。修舉之耳。庠者三句。便有明倫意。在夏承揖讓之後。與天下相安。只敎以六德六行而已。故曰校。殷當革命之後。欲消猛悍之習。則敎以習射觀德。故曰序。周道尊尊親親。發普尊親之化。則敎以养老尚齒。故曰庠。此鄉學之殊名也。鄉国學之設。皆明人之五倫。可見學校關民風。不可不設也。人倫明于上。非主躬行言。謂講明倫常于學中也。小民親于下。非主親上言。謂相親相遜。仁讓風成也。此皆恒心之興。由于恒產之制來。
有王者作二句。謂此法斟酌得定。後王不

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敎之。庠者養也。校者敎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腔經綸只是敎恭二字）庠以養老爲義。校以敎民爲義。序以習射爲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滕國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

能易是滕之治法，乃王道可世相承者也。新于之國，正以荅為国之問。國依于民，民淂其所，國脉固而国勢崇，所謂肇基王迹也。

仁政本仁人来。分田以仁野人，制祿以仁君子，則不罔民，而取之有制。君子以治野人，制祿亦以為民也。

井田全在公不内外之界限。若此處不明，一混成甚麽井田，故必以經界為始。經界一而不正，則無畫一之限。井中田地何以淂均，小人所入之穀，君子所入之祿，多寡皆不可稽矣，何以平也。暴君汙吏必慢之者，欲為多取之，無制而為富不仁也。故經界既正，則井地均，穀祿平，分田制祿定矣。蓋一行助法，有私田必有公田，有恒產必有世祿，君子小人相須以成國者也。

然為王者師，則無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可以新子之國 新字妙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全言 根一句

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

一治一养。上下交相成。国是經野之事。皆經国之規也。惟其必有此兩項人。故分田制祿之為急。而制祿。即在分田內也。
滕即今滕縣。彈丸之地。四望平衍。有何險阻山林陵麓。孟子之意。只是要行井田。惟國中民居稠密。空地雜畚井田。且地稍肥饒。不嫌畧重。故什一使其自賦。其四鄉則直以井田之法行之。其可井者什九。不可井者什一。非以國中野外中分之也。亦非国中專險阻。野外專平曠也。
二句正行周之徹法。即是行助。不必以貢助並用為疑
九一以养君子。是君卿大夫之祿。什一以賦君子。則為國費軍需各項矣。
助若野人出力以助耕。不勞官也。自賦君子就田以取税。不勞民也。

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制而豪强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言滕地雖小然其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正意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

圭田者卿大夫既死而使子孫得奉祭祀是推公侯伯子男籍田之法以惠逮下先王孝治天下之心也餘夫不授之田恐為游惰使之自給又不過多以滋侈先王仁治天下之心也

死徙節言助法行而民心睦蓋以見其善也方里節又申言之重公事畢三句見上下之辨民志之定畎畝之中有朝廷之法助法之善一至于此所以別野人句極妙便見野人之分宜養君子已先破許行之謬矣添出一君子來便不是

大畧者以諸侯之去籍也潤澤非粉飾之義謂和柔滑澤臨行時不硬執古法變通活動與民情土俗相宜耳上文什一自賦已開潤澤之端此是勉励之辞孟子論法併及其用法必如是而後助法可行也

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

或問井田可復乎曰奚不可也今古一田
也宋儒所云雖行者恐未必三代之田也
何也有土以来田之或短或長或方或圓
隨水以賦象聖人必不能矩之使方此今
古之同也自是推之井田之制在籍不在
田也夏當洪荒之后田少至殷漸墾周則
益墾此五十畝変七十七十畝変百畝也
若易井而更界之是率天下奔走阡陌其
暴甚于商君矣故曰在籍不在田籍可以
改而易田不可代而更也譬之易主賣業
契冊之易而田不改也然則何以云經界
籍中之經界也界者區限也井者晝一也
知必九區為井則必三流為川三峰為山
矣豈理也哉 里之中或有餘于九或不
足于九通而計之夫而授之九在民一在
官是為井也方里云者若學算者之起例

解井字

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也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世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井地之法諸侯皆去其籍此特其大畧而已潤澤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

胡可泥也商鞅之棃井田何也鞅所裂者
田間水道聖人留為萬世利者鞅取為一
時之富实為磽确之漸雖曰廢于鞅而去
籍之自廢已久矣復之奈何孟子曰其实
皆什一也此真籍也諸侯不得去王莽不
得借者也師其意不泥其跡如董江都之
限田丘文莊之配田皆井也即於国税之
中不失什一之意亦井也故正經界在籍
不在田而正籍者在美意不在良法否則
新之續耳曰百畝实數何也田之肥瘠亦
古今一也非以畝計也必有以十當百以
百當千要不失百畝之入也國中自賦百
與非與古者致民聚貨恒于國中是賦其
廛也非田也計其所入稍寛于九一先王
雖抑末而兼以防伐貿易故亦寛之其欲
緣南畝者聽其受廛故曰使自賦也若曰

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
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政必自經界鄉實富
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惡擾壞
禮經界兩章見孟子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
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而能
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屑於既往之
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
可謂命世亞聖之才矣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

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捆扣椓之欲其堅也以為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

田不可井。則野之田。亦未必可井也。是井田之可復者此也。而必以形求之。不亦迂乎。○通章作兩大段。一是闢許行之並耕。一是責陳相之倍師。治市段陳相節外生情。為許子辨。見已學之之故。亦有可取。故又闢之。原許行本意。只是以並耕壞孟子分田制祿之法。孟子辨之獨詳。而責其師之不可倍。正見從並耕之非也。總不出勞心者治人一句。

許行見戰国之君。暴斂于民。戰国之民。飾偽于国。意欲矯之。乃逐於神農。而造為並耕一價之說。緣他祖述墨氏。又敢為大言以欺世。不曰三代堯舜。直曰神農。明謂神農在二帝三王之上。已之所學。人孟子之上。欲以是煉動天下而不知說之妄而難行也。孟子闢之。正是闢墨氏。

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之說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竝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朝曰饔夕曰飧言當自炊爨以為食而兼治民事也

他國無歸滕者而楚宋之人走歸料之楚適宋時人見孟子將遇于滕而先急之乎故許行陳相之繼也文公與之處而来聞屬相之安得不行是歸耶叙陳相而原其爲陳良之徒便伏後倍師一案此名春秋書法。賢君不止井田之政但云有志慕古道字正是神農之道並耕而食饔飧而治即許行所爲神農之道而督君所爲者爲之則田不必井倉廩府庫不必設便不厲民了。此陰刺孟子分別君子小人之法並字厲字緊要下文只闢他此二字。許子衣褐便見不用貴服意捆屨織席便見自食其力意並耕而食饔飧而治己隱然在衣食之間但捆屨爲食特来滕暫食究之必要種粟而所以爲衣食之資決是

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譏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

此語八反皆孟子問

而陶相對而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

不能兼的孟子只拿定一个自身不能兼便是攻詰他大本領以粟四句承上害于耕来言自織自爲既害于耕雖道農夫陶冶相易亦相厲不成二厲字從上厲民自養生来只將工不厲罢影滕君説何不爲陶冶與何爲不自織相對三何字疊〃推説去最浔詰難法陳相亦不能爲行擋而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孟子反覆辨折只要浔他這句然後闢他〃便無轉〃處

然則治天下徒可耕且爲一句已折他尽了下文只是申明此義治人治于人俱本饔飧而治来食人食于人俱本並耕而食来下文幾个憂字又從劳字生去

人之有事如耳目口鼻之不可相借凡一身所用百工所為那一件少浔如必自為

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也陶爲瓻者冶爲釜鐵者舍止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以下若爽江河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

而用。小人亦是不能兼的。况大人事。大人之事。借萬萬之小人。因事之大。故曰大人。故曰六句。皆古語。或勞心。或勞力。謂天下原有勞心的。不必勞力也。勞心者治人。是独當其勞。勞力者治于人。則反享其逸。治于人者。須出賦稅供上。治人者。但見食于人而已。蓋治為食之根苗。當得見食于人。意相承說。不宜對說。

通義者事之通于人人。而無不宜者也。大人治人而食于人。乃宜于上而心未始不通于下。小人治于人而食人。乃宜于下而心未始不通于上。堯舜之治。周孔之教。皆不越此義。若并耕則于理不宜。便上下暌隔而不通。

許行倡為并耕。欲壞分別君子小人之法。孟子闢之。只要分別君子小人出來。以見

天下之通義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君子無小人則饑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正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

當堯之時以下引証大人事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決汝

治天下者。但治而不耕。以反上耕且為之意。正欲峙而二之。非欲互而合之也。註中相濟之論。乃因農工相易例推非正釋也。道路梗塞。雖神禹无所施功。水土未平。雖后稷安能播谷。民方艱食。勢又何以興化故舜數治。先使益掌火。次禹治水。次稷教稼。次契明倫。聖人施為緩急。次第如此。三過不入。謂禹任治水之責。汲汲遑遑。雖私家且不暇顧。雖欲耕得乎。与上治天下然可耕且為相照。不入只是勢不得入。不重聖人之心自不欲入。時說多不解此。當堯五節。總見堯舜諸人只孜孜汲汲於治人之事。更不惹着食人事。正為大人之事而不侵小人之事也。須知是引証式旁以數語意且許行以神農做个並耕的証佐。孟子又以堯舜諸人做个不並耕的証

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洚大也横流不由其道而散溢妄行也氾濫横流之貌暢茂長盛也繁殖衆多也登成熟也獸蹄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烈熾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絜曰鉤盤曰鬲津瀹亦疏通之意決排皆去其壅塞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

伏羲農泛無可稽考堯舜歷〻可考者也。說后稷教民稼穡見只教民爲之非是自爲也。此一段引起下文謂聖人雖民人已育然不肯放手。又要立教是何等汲〻不容已之意。

人之有道。謂人有形則有性。有性則率之爲道乃秉彝之良也。弟不教則不知耳。親義序別信之道。俱人性中固有。五有字重看。教之使復其固有而已。

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故學問須自得。又恐其得而復失故又振德之。振動之使常惕振作之使日樂也。聖人視一人未善即已性未盡是在治天下太頭腦處着力。

天下人習有三等。有善者。有惡者。有中人出入善惡間者。勞來以勸善。匡直以懲惡。輔翼以夾助不逮。即此便是德惠。使字總

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總二節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衣食足然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樹亦種也藝殖也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昏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書曰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此之謂也堯言勞者勞之來者

予聖人憂民如此。承上二節。重旨堯舜憂
民如此。兼指命禹益稷契事如此。而字見
汲汲之意。下節憂字。正領此憂字說。然上
節禹獨以雖欲耕得乎結之者。治水之事。
比他臣倍勞。八年忘久。三過忘便見其心
之急。而不暇及耕也。
上二節說不暇耕已透聖人憂民如此。非
事事憂之也。堯憂不得舜。舜憂不得禹皋
耳。何嘗以農夫之憂為憂耶。此總結上意
人惟自己疾苦便憂。視天下與已不相關
便不憂。堯舜視天下為己。不得諸人。是為
天下憂也。而獨以為己憂。天地之仁見矣。
便見聖人所為。遠過並耕萬萬
分人教人二人字。對天下二字看。為天下
得人。必人之真足為我仁天下者。方是天
下之人。必吾真得是以仁天下之人方是

來之邪者正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以下贊揚大人事**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皐陶

淂人如此之人豈易淂。之如此人豈易事。故曰難〻字正在為天下上見其難。此乃出于一念為天下的公心。仁者以天下為一体。為天下淂人。是一体中最懇切處。以天下與人。豈是易事。只借来形淂人。以見尭舜之憂。爲至難至難者也。此真是大哉君哉矣。人何用于並耕哉。難字是賛語。作知人不易。併尭舜憂其難者並非大哉君哉。不重賛其徳業之盛。只是无名不與似乎付天下于何有。而無所用心者。正以反覆用心之実耳。用心于淂人。用心于仁天下。而不用于耕。此尭舜所以為大人之事也。孟子責陳相之倍師。正闢許行之不可學。而並耕之不可從也。所許行之為夷。又以見中国之不可変之治〻之也。

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敎化無窮矣此其所以爲仁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則法也君哉言盡君道也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 以下攻擊小人 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産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

周公相天下孔子師天下乃上繼堯舜治世之道而垂後世者陳良悅之而北學中國正以中國為周孔教化之區也夏以教言夷以習言用夏變夷亦不指陳良只為陳相不善變張本不重稱美陳良只形容相之滑罪名教耳

三年而歸是門人之不倍獨居三年是子貢之不倍敬事有若是子夏子游子張之不倍祭法用尸思祖考而不見以子弟為之三子無可瞻依之計亦不得已故此意也曾子得師之真傳者故其形容處独切也所以為尊之極而下文只言異曾子也江漢二句宋儒以為擬夫子之道德今儒但自心体言之然據曾子模寫真境緣衆

師死而遂倍之此以下責陳相倍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

入在形狀上擬議故云作擬議之詞江漢濯之云者蓋曰是地之所以淘其精也秋陽暴之云者蓋曰是天之所以鍊其灵也夫子之聖非尋常潛滋之力表著之功則殆莫知其所自來為萬古不汙之質不磨之精則終莫知其所由盡故夫子雖沒而精神常在豈勉強者所可及也只虛摹為佳更不必以心体道德填實講也

並耕之說非堯舜周孔之心治民之道也曾子得道之真而沒世不忘陳相背豪傑之教而以正從邪殆曾之罪人矣

梁無知曰南蠻鴃舌四字孟夫子忒動氣些

春秋將楚子以僭王猾夏壞中國君臣之義戰國時許行又以談鋒詖行壞中國君民之義故斥之為南蠻又曰荊舒所相之

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三年古者為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譽有若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之乾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也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鴃博勞也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

変于夷。又曰不善變。是因闢異端。亦春秋
攘夷之法。
陳相被孟子攻擊。如斷獄者。招案已成。無
可為辞。乃於狀外生情。說他還有如此一
節。蓋許行托為神農日中治市之法。欲使
舉世只為其粗。不為其精。相安太朴。巧偽
不生。此等議論。亦新奇高妙。與並耕之說。
俱是一意。無非欲亂君子野人之無别也。
不如三代之天下。断不可以結繩之治治
之。況當時神農教民稼穡治市。亦不曾為
並耕之事。亦不是凡物齊價。孟不辨神農
之有無。只以堯舜周孔近而可徵者明之。
而其詭僻之情。自不能遁矣。
市賈不二句為主。無偽不欺。俱根下二来。
長短同賈相若者。長與長同賈。短與短同
賈。餘者俱如此。各々同賈。不論美惡也。彼

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懲艾也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公言之亦斷章取義也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法許行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許行欲使市中所鬻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

徒欲齊物之形。而不知齊物之理。稟于天者。自有豐嗇。成于人者。自有工拙。有萬不齊之情。因其不齊而不齊之。便是因物付物。違物之理而强齊之。便是亂天下。順理斯爲聖人。逆理自是異端。
巨屨小屨同賈。只借言之。以明美惡精粗之難混耳。獨言屨者。緣許子捆屨專業。所當身親較量其賈。就其明者通之也。
爲神農並耕之說。欲齊人也。不知人有大小之异不可相兼。又爲一價之說。欲齊物也。不知物有美惡之殊。不能同價。墨子欲使上下勤力。股無胈。脛無毛。不知貴賤等級之文飾。許行奸僞之尤。又逃墨而遠托爲。以求伸其說于天下。不有孟子之闢。人心物理。幾何不滅裂于異端之口也。
○首節夷子有逃墨歸儒之机。中三節孟

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爲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爲其精者而競爲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

子因其本心之明儒道。以攻其蔽。未卽夷子聞言而悟所從之非。眞能迸墨歸儒者。也。夷子厚葬其親之一念。必有不安于墨的意思。求見。欲以質此心。未可知也。不直不見。非直言別儒墨之邪正也。正以仁孝之道。在人本心上自見。夷子暗合此道。而溺于墨教。是不能自見其本心。便不能見道。孟子若曰。我不直抉其本心爲言。則彼之爲道。終不能自見也。彼之道在本心。何待我直。緣彼心介疑信之間。我不得不直抉他出來。且字有味。

豈以爲非是句。了而不了。有使他自猜自疑意。一則喚起所賤事親。一則照下掩之誠是。之字卽指薄道。上說所賤事親。正提醒他一點本心。其所學與所行相反。必有个緣故。夷子之悟。機括全在此。

其意之誠否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最妙在是○處攻之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椁是墨之治喪以薄爲道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之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

人以本生愛因本立。本、則愛自不能不差等。乃心。自不容已處夷之厚葬其親又曰施由親始。此發乎一。本。而不自。知者特習愛無差等之教為所悞耳。孟子以親其兄子五句解書。非無差等之說。又以天之生物三句。破其無差等之非。下節舉埋葬之理言者。正就人心之不容已者挑動之。使之知本之至一而不二也。

夷之病在愛無差等。即施由親始。知只施得此無差等之愛耳。所以為二本。朱子曰愛無差等。則愛不從親立。人人皆可以立愛。豈惟二本。蓋千萬本也。天使二字。見是自然之使。子之于親。真意相維處。実天于冥冥之中。默相聯屬。而不能自已者。下文非為人中心等字。正是天使。

曰鄰之子。不言天下人之子。則于我稍近

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蓋欲援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己又曰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墨而附於儒以釋己所以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

曰兄之子。不言己之子。則于我稍疎。然犹必有差等。何况吾親與他人乎。此是孟子立言激切處。

蓋上世蓋歸反而蓋字。大都渺茫億度想象當如此耳。

夷子不忍薄葬。是發生于一本處。只不自貴孟子說到不葬其親之慘。與委壑一般又言他日之過恋々不忘。打動他不忍終薄的念頭見他正是仁人孝子用心處如何倒說愛無差等。

取譬本爲小民無知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々序始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其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

掩之誠是ゝ実話。惟上古掩親者。誠自尽其心。則凡厚葬的。誰說他不是。即此可見孝子仁人之事親。道在厚而不在薄矣。然必有道。暗指瘞埋之礼說。孟子從瘞親之始說起。以人情明一本之義。真是絕頂語。說得天理人情沉痛懇切。妙在以其所明。攻其所蔽。

憮然為間。有昏暈初醒。稍定始能言之態。須摸寫恍惚悔悟。深以孟子之言為然景象。若直說教我。便不得憮然為間境界。一本是夷子原受于天處。天命之性。不容

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嘬攢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虆土籠也梩土轝也於是歸而掩覆其親之尸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責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間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盖

氓滅。故曰命之云者天命之也。孟子以天之命〻夷子。夷子受命于孟子。即受命于天。人心。即天心。信歟。

○陳代欲孟子急于濟世。非貪富貴功名之意。但于枉己直人處。看得欠分曉。如何能直得人。于此不勘破。未有不惑于功利之說。君子惟論枉直不論利害。故其守道甚于守官守法也。

志言枉尺直尋。蓋言一事。以小枉而實大直。如嫂援之類。陳代引之。則析爲二事而權其多少利之一字。乃病源也。戰国之人皆同此病。

志士二句寬說而贊美虞人在中。不忘。謂其志在綱常名節。勇在臣忠子孝。即至于表溝壑。碎身首。而此志此勇不忘也。若註

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入而彼之蔽易解也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 小謂小節也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引喻起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

感激

訓常念。一心只要守死。此成甚麼學問。志士勇士。皆守道者。宇宙一溝壑。殺身即全歸也。非其招。尚有招也。不待其招。則全無幣聘顧之禮矣。何哉二字。有令人腸省意。枉尋直尺。亦就其言反之耳。枉已豈止于尋。不能直人。何直尺之有。讀孟子文勢。須看他一步緊一步處。孟子揭一利字破他。後又指一道字。正見利伸則道絀。行道者斷斷不可襍一分利心也。陳代以功名為重。吾道可輕。不知天下無道外之功名。若外道以為功名。只是計為富貴之利耳。如以富貴則枉尋直尺。可以取富貴。亦將為之耶。亦可為與。正是計其不義乃不可為。非計其不利而不可為也。時以得不償失言非是。

往何哉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鬪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夫虞人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况身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告之以不可往見之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妙辨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先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

不貫與小人乘者。謂君子以正合。小人以詭遇。與小人從事。則謂之比。而可羞甚矣。王良之辭之也。誠羞之也。不失其馳御之道也。良之可重。正在于此。請復彊可。亦不免為名所動。猶不如虞人之守死不從。志勇足嘉也。然引意不重此。重在請辭。一語法暫屈而終伸耳。在良則可。在士則不可。

羞比二字重看。言御者為君子之役。似雖責以羞惡之以。而猶知羞視。猶自欲為君子。况君子而反出其下。

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與之乘爲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而後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掌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其的今嬖奚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身與道豈是分得的。士君子無非欲爲直天下計。而直天下在守道。若主身一隳。萬事不辭。如何能直得人。孟子獨于此用世根源。勘得極透。故把握得定。告淳于髡云天下溺援之以道。告周霄云。又惡不由其道論。伊尹云未聞枉己而直人者也。論柳下惠云。必以其道。皆是說道之不可枉也。

〇當時如孟子。真是大丈夫。景春對面不識。反譽儀衍二人。故孟子以妾婦鄙之。又以大丈夫之道告之。直是自占地步。

不能也 貫習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哉。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己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稱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〇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怒則說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以順為正二句。正說儀衍不能自立根腳。只以順從諸侯為正道。乃妾婦耳。四字說盡當時說士心曲。一味伺人喜怒。而不勝諂媚。何無丈夫氣也。

廣居三句。純是德性。都就心体說。心無狹小便是居廣居。無偏倚便是立正位。無邪辟便是行大道。不必以仁礼義实之。三個天下字宜玩。正從天下上見其大也。

得志二句。照上一怒安居說。窮達皆有得志不得志。但得志時。則推所居所立所行。以溥育範圍化裁乎天下。即是與民由也。成物也。所以成己也。不得志。則守此廣居正位大道。以善其身。志有得不得之日。道無行不行之時。道可獨行。不藉于人。安往而不得志也。富貴貧賤威武。又從得志不得志後。揭出三大个關頭来說。經過此三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此戒儀衍）女家夫家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之事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總大丈夫）廣居仁也

个関頭方〻真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者大丈夫至此是乾坤同体大觀在物表灵光遍宇宙矣非孔孟其孰當之昔人云此是大丈夫贊亦是孟子自作贊

○周霄全在進取上論重君子之雖仕一句孟子拈出道字見其汲〻皇〻無非為道而愛道又甚于愛天下故欲仕非急重仕非難婦重又惡不由其道一句

孔孟之不相同者時為之也春秋無窮國之諸侯士雖異邦君臣之分自在也戰國之君多窮國者士雖欲仕隱然以卿大夫目之借古師臣之礼以自亢也周霄未省及此孟子亦姑就諸侯之失國農夫之出疆男女之不苟合淺言其義耳

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已也淫蕩其心也移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曰戰國之時聖賢道否天下不復見其德業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横行氣焰可畏遂以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弗得之意出疆謂失位而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出疆載之者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諸侯失國家是關係極大的而士之失位與之同豈不足弔農夫之耕其爲之謀無所不至而士之仕與之同豈不是急不敢以宴蓋因不敢祭而不敢自安有焦然抱恨之意正見其弔之之實耳一年有四時之祭失位三月便廢一祭是無君因以無親失位因以失禮憂憫孰大于此弔字只就自已憂戚非是他人弔之也無田不祭亦仕中之一義君子之急于仕非專爲祭也孟子特引禮文証失祭之足弔耳而道不行之弔又可知也亦不足弔乎亦字最有味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禮曰諸侯爲籍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廩以供宗廟之粢盛使世婦蠶于公桑蠶室奉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褘受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爲黼黻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

子之仕也三句。一連說。以農之不舍耒耜。顯出士之必載質來。農以耕爲事。士以行道爲事。故出疆必載之也。切不可加一欲字。謂士之欲仕。猶農夫欲耕。欲仕乃全章大旨。此只就載質擬之耳。

男女居室。本人倫事。一失身。則爲父母國人所賤。仕以行義。本名教事。一不由道。則爲萬世名教不容。至其功業之成否。又置別論。

未嘗不欲仕。雖與鑽穴隙對說。然願字賤字。生于父母國人的心。欲字惡字。生于君子自己的心。非惧人之賤。惡也。爲道之決不可枉也。

道字與穴墻相照。所由以適于戶之路也。鑽穴踰墻。是不由正路。走君子必由正路上出。君之就見。方可見之。若不由正道而

皿所以覆器者 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三段後）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方折入本意）

出亦是枉尺直尋。以利言矣。縱立王伯之業。何足贖哉。况枉已决不能直人。孟子只守此一路。見得極明。守得極穩。乃萬古之常經。重道所以重天下也。

○士之車從实起于戰國之説客。既乖周孔之矩。亦非淳古之風。彭更泰之。其言良是。第孟子此時。亦有不得已之苦心在。欲為斯世斯民計。安能徒步致身于萬乘。故因游客之作前茀而同其俗。乗時君下士之虛名而亟实之。萬一有遇。猶可以湯武之仁政。小試于天下。此車從之所以不尽屏。愧今之所以不尽却也。其实孟子之心。全是易無道之心。而却大異乎執輿驍騶之迹。是時勢所驅。不得已從獵較之俗耳。所以不直告彭更者。恐其測此机。而倡言君卿之側。不惟說士無以容身。而士價將

與鑽穴隙之類也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切之也男以女爲室女以男爲家妁亦媒也言爲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狥利而忘義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泰侈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曰子不通

轉換如珠走盤

益輕矣。故只表出之功。在于繼往開來。亦是天地間正論。伸此可以詘彼者也。孟子此類議論甚多。不知者。不名為讀書。舜之受堯。蓋有所以繼之者。一道足以相承也。士之繼先王。亦有所以承之者。一道足以維持也。若因志而不食之。則舜之心。有天下不與者也。遂不當與之天下矣。引舜處。便伏下食功及相繼之意。於此有人焉句極重。與下有人于此。泛然之詞不同。正指戰國時楊墨充塞仁義之道。前聖要守。后聖要待。是聖學中一大關津也。斯世不可無此人也。守字。待字。俱有理會。楊墨沸騰。有攻而後有守。當世學者不足恃。必待後之學者。此是繼往開來。入孝出弟。便是仁義。孔子以此訓弟子。孟子以此為堯舜。千古聖脉。只在一念孩提

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悌下去）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無所貿易而積於無用也）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

上後學志介于學慮。惑于異端。充塞仁義不能自見陡提之心。即不能見先王之道。孟子之守者。即在出入間自守之也。守定吾心之㲉希使撥開人心之旦晝矣。論功而云守先待後。是專指子弟從之。孝弟忠信一邊。因其從者數百之疑。而表其功不止及數百。且及千百世也。若諸侯能用之。則可使時君為先王。而安富尊榮矣通功云者。不執定為此事。然後享此功。梓匠輪輿。雖不種粟。然有功于器用。便換得食來。是通功處。梓匠輪輿。是况當時功利滑稽之士。沾沾以尺寸膚惠澤也。毀瓦畫墁。是况當時庸惡陋劣之夫。尸虗縻國家之爵祿也。○同一興師動衆。用以除殘暴則為王。用以恣陵壓則為伯。宋原欲伯之速成。而以

志乎食功乎曰食志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當食之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毀瓦畫墁言無功而有害也既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

暴虐行之。萬章稱其行王政。不知一所指。孟子亦不與他分辨。只極言王政之無敵。後以不行王政云尔一語點出本旨了然。湯之仁政全在吊民二字。若只為童子父母出兵。亦小乎。須知四海匹夫匹婦雖不仇葛之肆虐。舉一葛伯而天下之為伯者尚多。何忍天下之民。皆如童子之殺也。吊民之心。以天下匹夫之仇為仇。吊一童子乃吊天下之匹夫匹婦也。故曰為匹夫匹婦復仇。非独指童子之父母也。

王者恐天下之有乱伯者恐天下之無乱。春秋閔元年狄伐邢。後二年齊遷邢于夷儀。閔二年狄滅衛。後二年齊封衛于楚丘。齊桓憫二國必二年後者。所以養其乱也。觀湯之憫葛伯。何等用心。真天地不忍之心也。因其肆虐而伐之。亦出于不得已耳。

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

固知兵非仁人不能用也。

湯一征節與取燕章同辭異意。彼重為政於天下此重望以為君也。明是湯征桀武王伐紂而以葛始之以有攸不為臣托之恐當時口實于二王。故孟子諱言之耳。

武之仁政。在取殘二字。若說攘不臣于周。而為東征之舉則非義矣商紂殘民而奄與五十國雖名為商臣实不為商之忠臣也。故取其殘而不使其殘士女所以為應天順人。至臣附大邑周則民之意非武之意也。

商紂無道。商之人心離德若衆。此便是不為商臣。綏厥士女。此士女皆不思為商臣

復讎也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載亦始也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

旨欲叛商者也則其心之不安甚矣天視聽自我民視聽東征之舉所以為應天順人之師也君子小人即所綏之士女也拯民水火乃武王本意而已矣者謂取殘之外不復有兵戈之事也

蔡九峯云殘紂也武王弔民伐罪於湯之心為益明白于天下也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自世俗觀之則于湯為仇矣然湯之放桀武之伐紂皆公天下為心非有私于己者武之事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豈不于湯為有光哉

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有攸不為臣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紹繼也言其士女以篚盛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孟子又發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拯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尔。是直斥之詞，言宋实不能行。故如子所称，齊楚惡而伐之耳。苟行王政，則齊楚雖大，必不能率戴我之衆以攻我。何畏之有。苟行王政以下，只找轉湯武上說，非望宋之行王政也。

○戴不勝在宋，非硜硜無為者。故孟子獨責備他，非訊其薦居州無益也。人主須明聖，亦資多賢之夾輔。而中材之主，則集思廣益在大臣尤宜汲汲也。孟子全是勉他。賈太傅曰：習與善人居，不能無不善，猶生長于齊，不能不齊語也。習與不善人居，不能無善，猶生長于楚，不能不楚語也。故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内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早也。尚何彊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彊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為匹夫匹婦復仇拯民水火之中便是行仁政樣子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

要看一謂字。居州之善。不勝实知之。而謂其善耳。非王心確當。而見其善進之也。故必居州云可。左右皆可。然後王心可以轉移。若稍有牴牾。則居州不能成正君之功矣。再味一使字。又見居州之進。不勝实引之。然王所非莊嶽。長幼卑尊。非盡齊人。此一傅不勝衆咻之勢也。引而置之。只在不勝而已。一君子雖成正君之功。自來如此周公任師保。而慎及綴衣虎賁。乃萬世以人事君之法。

○通章重不見意。見君子所養有必不可苟者。干木泄柳。正守不見不臣之義者。孟子取之而病其甚。若孔子不爲已甚。然乎

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傅敎也咻讙也齊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閑鎖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不爲臣謂

陽貨亦為礼而來。未嘗不先。而輕往見也
曾子子路。守孔子之家法。試觀其所鄙愧。
是一交且不為。而况可輕見諸侯乎。由是
觀之推開說。始得孟子語意。總見君子之
當自重。而非有太過不及之說也。
二子之不見。固是士之正。孟子自負學問
之大。乎千載下。仰体當日情事。覺有不必
如此之甚者。不可說壞二子。
孔子見陽貨。是聖人應變之妙。如何做得
準則。只借言以見礼之來者。便可見也。若
無礼先。豈肯輕見之哉。
亦矙其亡。孔子原無此事。孟子肆口成文。
其借用聖賢處甚多。不可泥此一字。而以
論語之時亡亦認作欲其稱也。
欲得權豪之心。不如費多少精神打點。千
態萬狀。真是可怜。故曰病于夏畦。赧赧着。

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矙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矙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人拜受於家

是其神明獨覺中。自欺不得處。一是勞于心。一是雜掩于色。說盡小人阿附之狀。由是二字最有味。當時枉尺直尋之人。只爲看得區區名義。不甚緊要。即色唉假人。未同而言。亦應世之通融。那知。吾身。有必不可。毀之廉隅世路。有必不可由之徑竇。故孟子不見。君子之守也。而曰君子之所養。何也。守還着意。養則純然。自見得定。拿得住。不直指不見說而可。以會不見諸侯之意。孔子養盛矣。故無可無不可。千木泄栁之亢。養未純也。曾子子路之鄙。養所寓也。借參由之警。學孔子之家法。而化段泄之亢。可以得君子之所養矣。

○此章以智勇二字主意。國家有弊政。智以見之。勇以去之。斯更化善治者也。盈之何如之問。欲更張之有漸。而不知政之不

也陽貨於魯爲大夫孔子爲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脅肩竦體諂笑強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爲此者其勞過於夏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强與之言也非己所知甚惡之之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不肎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

勇弊且滋生。故孟子以攘雞喻之。此是絶妙机鋒。明罵他為盜為賊。良心當自動。庶不得不為之速已也。人臣去弊。急須得利害。未知非義則不義在政事。既知非義則不義在心術。即使來年能已。豈堪經年居此不義之實乎。況昧事未可知。且民亦不能須臾待也。

○此章大旨。在不得已三字。而緊要總是一个正人心。世之治乱。皆係于人心。洪水之乱。雖云氣化。而穴居巣處之人。其心皇皇靡寧。則亦人心未定時也。至夏商之末。而邪說暴行有作。至春秋之世。而邪說暴行又作。至戰國時。邪說詖行淫詞。害及政事。則歷觀世道之乱。孰非人心之不正為之。但世変愈趨愈下。聖賢之救之者。有一節難似一節意。禹之平土奠居。以定人心。

何如（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之稅也已止也）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竊）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知義理之不可也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公都子曰外人皆稱（真切）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當堯之時水逆行氾

然只是洪水一件。又聖君在上。諸賢夾輔故禹行所無事。便成永頼之功。周公却稍難。驅害除残以悅人心。然謀動干戈。犯伐君之名。多少難處。第權柄在手做得去。若孔子則無權柄事勢猶難。然幸有魯史可因。明刑勅法。以懼人心。至孟子時。既可君相可任。又無春秋可書。而邪説惑乱人心甚于往代。只全憑口舌。昌言雄辨。以息邪而使人。心歸正。此其継往聖反治之意。何等亟切。故曰不得已。又恐一人挽回不來而望于能言距楊墨者。此孟子之獨誰也天下之生二句。是不得已之故。一治一亂重乱一邊。乱由氣數三分。人事七分。治則全以人事挽回氣數。舜之相堯。其力甚大。何獨曰使禹治之。使字内包有舜在内。且上下文義領合。堯曰

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營窟穴處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洚水洚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掘地掘去壅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間也險阻謂水之氾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

警余。是專任為已責也。禹思由已。是專任
責于身矣。故不必說出舜也。
蛇龍居之是禽獸蟠據害人者。沛澤多禽
獸至是禽獸搯致害人者。至臣子弒君父。
是人亦禽獸了。若楊墨無父無君。則又禽
獸其心矣。禹周之驅正為下文距放立說
孟子距放二字。分明影禽獸意來。而開之
一字。于距放二字。煞為有情。此文字最妙
處學者細心玩之自得。
夏商之邪說即是反堯舜禹治世之道者。
春秋之邪說。即是反武周治世之道者。戰
國之邪說。即是反孔子垂世之道者。但夏
商邪說未指出無君父。亦可見古今之亂
俱由邪說之作。周孔之反治。不言息邪說
者。周公時武王為君。謨烈顯承。正道明。邪
說自消。不必息也。孔子春秋說成而乱賊

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
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
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暴君
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自堯
舜没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
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
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
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奄東方之國
助紂爲虐者

饜矣。又敢肆其說乎。故不言息而息之之
言自見。孟子時。邪說橫流。若不明斥其邪
而破之。世道將不可知。故力為之息也。
引書詞言文謨。亦偏重指武王上。惟武王
能承其謨以著為烈而成正圖缺。以啟佑
後人也。周公之功。上光文謨。下垂後裔。勳
禍亂以開太平者也。
當時篡弒之人。必自見己之為是。而見君
父之不是處。又有邪說以階之。故敢于行
弒逆而無人為他辨別是非。孔子作春秋。
以是非絀天子之賞罰。原非借天子之权
來行事也。蓋賞罰惟天子得以行。若是非
之事。凡秉公心持公論者。皆得行之也。須
玩破天子之事一句。凡天子之事。皆天下
公共的事。為臣子者皆得匡扶。如治水土。
乃唐天子事。而禹為之。除暴虐。乃周天子

也。飛廉紂幸臣也。五十國皆紂黨虐民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聖王不作

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眾人故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滅絕是

事乃周公為之賞善罰惡乃周天子事。孔子因天子不行賞罰。而以是非之公明之知者。正謂能明天子之事。防人心之亂賊也罪者。正是亂賊輩。周天子之事既明。患恨春秋之作也。知罪一語重罪我還要知非孔子口中实語。乃孟子体貼聖心之言。孟子天子之事。乃知罪數語真得聖人微旨。蓋春秋一書。無一句不為亂賊而作。非特書弒君三十六也。

孔子至戰國百餘年。何以遂有無君無父之禍。豈春秋之法張於春秋之作。治諸侯之專也。治大夫也。治陪臣也。治夷狄也。諸元王者。皆亂賊也。乃處士不在諸侯大夫陪臣之列。又不在夷狄之科。楊墨二氏。原本聖人仁義一說。以立教。第執其偏。昧其全。所以流于無父無君。胥人類而禽獸也。

是其說之邪即是詖之横而其說之支離無根則又曰淫詞心既溺于邪而害于政事則為詖行至于政事俱害則人將相食之禍起矣孟子之距放而使邪說者不得作亦曰息邪說俱根邪說誣民来當以息邪說為主而息之使不得作乃以歸其正于人心也

先聖仁義之道昭然自明何所事閑之者從人心出入于聖道之範圍者言也陰竄而入陽叛而出人心豈復範圍于聖道故曰閑先聖之道而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正閑聖道事也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謂此時先聖已沒后聖未起正斯道絶續之介楊墨乘隙肆其邪說者不力為之辨則先聖之道為邪說所壞而後聖何所據以言仁義也故不得已而辨百世

亦禽獸而已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亂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孟子嗚呼不得已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父子之道賴以和睦是亦一治也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

抑 收 三聖之大功有十力

之下必有知者所謂不易也。抑洪水三句中明三聖不得已而有為之意見三聖之不得已處今日之無父無君甚于三聖之時孟子詎己乎哉故曰亦欲正人心以承三聖息邪說所以正人心而距詖行放淫詞正所以息邪說正人心也亂賊為氣所使。昧却秉彝之心。一時刑戮且不領又何暇怕人書其事而懼哉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一指點中其骨髓不覺回心手脚都軟便自動作不得蓋其真心如此所謂懼也懼不懼之間是忠臣孝子亂臣賊子之大机括迷悟捷于反掌春秋之書俱中亂賊痛痒處真如化工隨机提醒人也又如善醫者下針守其竅穴麻痺之人即知痛痒聖人挽轉人心妙用人自良心憬悟所以能懼若云見書知懼則

子懼抑止也兼并之也 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承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邪說橫流壞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災慘於夷狄篡弒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

此一節大字甚是

但可及好名之人若云直書恐人則又不過董狐南史之筆究之使亂賊彌縫益密爲害不小矣故春秋誅亂賊以轉其良心也前云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中云世衰道微又云聖王不作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後云閑先聖之道俱只是一个道此道君以治民則冀民居之民食垂爲諛然臣以事君則爲忠爲孝民以此爲人則相生相养而不相殘聖賢在上則躬行以爲治世之標聖賢在下則口宣以爲治化之脉堯舜禹孔周相傳以及孟子孟子身任其重步步不力爲閑而聽邪說充塞也二氏之言仁義而充塞仁義何也二氏做得奇更有一段精神動人聖賢平〻常常所以人厭常而爭趍之試看墨氏之仁至于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是何等慈悲

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教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倡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子辯邪說如是之嚴而自以爲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方且以好辯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聖賢之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仲子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豪傑之行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廉有分辯不苟取也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孟子曰

覺親親仁民愛物者反若多所分別矣楊
氏之義至于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是何
其清淨覺欲立欲達者反若多所兜攬矣
乎爲我兼愛之能奪仁義也墨氏之仁乃
將身家以濟蒼生之豪也其究必猶非兩
盡親故曰無父楊氏之義乃急流一刃后
錫類之傑也其究必先自而后君故同無
君自古及今學脉孰能逃爲我兼愛兩端
而自古及今簒弑孰能外爲我兼愛二念
孟子之距楊墨其有功于仁義大矣
孟子非恨已之力孤又望人之口亦以闢
之只是引天下之人共爲聖人之徒見三
聖之道人人可承無非正人心意也
○廉者要無傷于心体非必絶人逃世而
自爲一道也仲子若節之貞如何克得充
其操必至于六世一無所居食然後可孟

孟子賢聖之言

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言入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言仲子未能爲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以爲廉耳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言蚓無求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充其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曰是何

子非必其成。不居不食之廉。正謂廉不必如此之矯。只在居食之合義耳。章內世家二字極緊要。匡章以其世家能如此。故美其廉。孟子以其世家不必如此。若盡以為不義而欲逃之。則蚓而已。蚓可為哉。求能如蚓。只就仲子推極之。若論廉之正。即居食皆伯夷而避兄離母。逃世絕人。亦非廉也。從來居食之義不義。廉者本不計。只因仲子計其母兄之從來。故亦以所從來詰之。苟夷跖不可知。則仲子一身已充不去。孟子非責其為蚓。正見人生世間。必不能絕人。即能如蚓。亦何補于世哉。

說者謂陳氏篡齊。則世家之祿為不義。仲子避之。亦恥周粟意也。若然。則仲子與西山爭烈矣。仲子見齊之急功利而避之。故孟子以為巨擘也。孟子不說他不廉。只說

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辟績也纑練麻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世家世卿之家歸自於陵歸也頻顣而言以其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以母則不食

他矯不去。後之傳高士者。不能舍仲子。則知天地間不可無此人。乞播登壟者。當愧怒矣。然去人倫以為節。齊俗喜奇詐。仲子乃其尤也。孟子著論曰。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斯足定其断案矣。

以夷跖對言者。夷有弟。跖無兄也。仲子不有其兄。無論樹築何如。心已若跖矣。乃欲以咽李希蹤採薇哉。伯夷存君臣父子兄弟之倫者也。仲子逃君祿。無君臣矣。去兄室。無兄弟矣。離母食。無父母矣。至于絶世家。無祖宗矣。汙饋鶃。無朋友矣。夷之所全。仲盡無之。同為廉者。止有一妻。則仲子真蚓類矣。然又不能食槁壤飲黃泉。則又不能為蚓也。仲子欲蚓其身。跖其家以為廉。而致為賢知之過。不知自陷于愚不肖之所不為。孟子之斥之也。明中庸之道也。

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先樂充○字）（後○蟾○蚓○字）（操○字○）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為大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

孟子卷之三終